

儀禮正義

冊一

儀禮正義

四倍辭要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南菁書

院續經解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儀禮正義序

績溪戶部胡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經爲周公作有殘闕而無僞託鄭注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參稽衆說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成正義若干卷先生自述其例有四曰補注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正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旨義可旁通附而存之廣異聞佞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正義偶有違失詳爲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夫禮者履也禮者體也使人約其心於登降揖讓進退酬酢之間目以處義足以步日考中度衷昭明物則以是觀其容而知其心卽其敬惰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記其應如響故先王所以教君子所以履莫不於是盡心焉顧嬴秦滅學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五傳而有大小戴慶氏三家之學其時雖並置博士而范史所紀至儒林未有顯者賴康成鄭君本小戴之學又校以古經爲鄭氏學而是經

以明宜其爲百代師表也然自是鄭注孤行雖有荀崧宜置博士之請而爲其學者絕少自王肅沈重黃慶李孟愨而外如袁準孔倫十數家大都專解喪服而已故賈氏並疏二禮而儀禮不逮周禮之該洽卽儀禮一經而衆篇亦不逮喪服之該洽觀其自序稱喪服南北章疏甚多其解全經惟取裁黃李二家則其詳略之殊致亦以所本者多寡不同歟況自高堂生推士禮以合之天子後儒雖錯綜全經旁推午貫而先王制禮貴多貴少主減進文精意所存有非一端可例則卽鄭注以攷經文亦不免偶有岐合之殊而疏家例取專門卽有違失必爲曲解又所申釋必取經注正文彼此殊科或亦彊爲比傳則其解經而反違經旨申注而并失注義亦勢所必然曷若無所依違期於大通哉雖然三代以上典物俱存服其服則帶裳鞞舄之異等易明也履其地則堂室奧阼之殊方易識也接其人則南鄉北鄉東面西面之異位易辨也舉其器則几席筐篚尊俎觚觶之殊制

易攷也故其時君子務察位稱之義而器數則有司存三代以後卽鄭君去古未遠而先王法物已罕有知者故其注禮時卽漢制以相譬況及賈疏時則并漢制亦多有不能知者如士冠禮缺項鄭注舉卷幘箇以證如頰之讀而賈疏則謂卷幘之狀不可知矣況其更歷千載乎是非旁搜博攷神與古會念釋所在回翔反覆卽器數以攷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酬酢於其閒亦安能抉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一是哉余於茲識先生爲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鄭君自以年老乞於禮堂寫定經說後遂夢徵起起歲阨龍蛇今先生亦力疾成書書甫成而遽歸道山後先之軌千載同符然則先生紹業鄭君將於是在世有好事是書而刊布之者其亦先生之志也夫道光己酉十月順德羅惇衍椒生氏撰

儀禮正義目錄

卷一 冠

卷二 冠二

卷三 昏

卷四 相見

卷五 鄉飲

卷六 鄉飲二

卷七 鄉飲三

卷八 鄉射

卷九 鄉射二

卷十 鄉射三

卷十一 燕

卷十二 燕二

卷十三 大射

卷十四 大射二

卷十五 大射三

卷十六 聘

卷十七 聘二

卷十八 聘三

卷十九 公食

卷二十 覲

卷二十一 喪服

卷二十二 喪服二

卷二十三 喪服三

卷二十四 喪服四

卷二十五 喪服五

卷二十六 士喪

卷二十七 士喪二

卷二十八 士喪三

卷二十九 既夕

卷三十 既夕二

卷三十一 既夕三

卷三十二 士虞

卷三十三 士虞二

卷三十四 特性

卷三十五 特性二

卷三十六 特性三

卷三十七 少牢

卷三十八 少牢二

卷三十九 有司

卷四十 有司二

卷五

卷六

卷二

卷四

卷一

卷三

禮記五經目錄

儀禮正義一

南菁書院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古者

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為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疏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於

儀禮尤詳其自序云鄭氏疊古今文最為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無略用鄭氏家法也培翬撰正義一遵其說詳

載各本經注異同其宋嚴州單注本為宋本之最佳者現已重刻行世悉據錄焉○校勘記云自鄭目錄云至此皆第一毛及陳闕

監本俱列疏前今案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近汪士鐘重刻單疏本無任字誤朱氏儀禮經傳通解陳鳳梧單注本及各本俱有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以天子二字加於諸侯之上非朱子嘗辨之又云温本亦誤冠禮於五禮屬嘉禮臧鏞堂目錄本冠下無禮字

各本有此皆第一各本同通解作皆此為第一今俱從各本○鄭目錄者鄭氏康成所作別為一書不入注內賈氏公彥作疏始引

以散附各篇題之下今仍之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氏撰梁有陶宏景注是別為一書也嘉慶閒黃丕烈重刻宋嚴州單

注本不載目錄可證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者鄭意蓋以此為士身加冠也然下又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為士朱

子謂詳鄭意似謂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此禮矣曲禮二十曰冠冠四十曰強而仕此常法也亦容有才質出眾當未冠之時即已

居士位者故鄭兼已仕未仕言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

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鄭謂士之子恆爲士亦指學士言先祖樸齋先生諱匡衷鄭氏目錄校證云案士有已仕而有位者周禮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玉藻所謂居士王制所謂選士俊士是也今案據此則未仕者亦稱士經文士字實該之矣敖氏繼公儀禮集說謂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今以經考之其曰主人玄冠朝服則其父固有位之士也又曰將冠者采衣紛則未仕爲士可知敖說近是然賈疏引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以證則固有年未二十而已任職居位者若必專主未仕之士言又不若鄭說之該括矣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禮不下庶人故自士以上一依乎士禮以爲之準雖天子諸侯之子亦不得異焉彼諸侯之有冠禮止惟先君早世子幼年幼爲君如魯襄邾隱者乃行之推此於天子亦惟幼而卽位如周成王者或有異焉故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則諸侯大夫之子可知案此說是也冠者將以責成人之道故年必以二十爲斷喪服十九以下則爲殤以其未成人也荀子謂十九而冠非矣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此禮之正也其有年未及二十而冠者則皆禮之變不足引以爲此經之證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者此當以仕於諸侯絕句朱子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皆君臣同服故言此篇言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爲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玄冠朝服也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其二云仕於諸侯明非天子之士實則天子之士亦同此禮唯主人冠服有異今案冠昏喪祭切於民用周公制禮欲以通行天下故多就侯國言之然王朝之與侯國異冠服不異禮節張說是也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者齊語文四民謂士農工商也云冠禮於五禮屬嘉禮者五禮吉凶賓

軍嘉是也皆周禮大宗伯掌之冠屬嘉禮者大宗伯云以嘉禮親
萬民下卽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爲嘉禮也王氏應麟困
學紀聞引二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
七軍禮皆亡案吉禮三特牲少牢有司也凶禮四喪服士喪既夕
士虞也賓禮三士相見聘朝也嘉禮七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大
射公食也云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者大戴戴德小戴戴聖皆
傳儀禮者別錄劉向所作此三家篇第不同惟此篇則皆列爲第
一以禮始於冠故耳今所傳之十七篇以士冠始以有司終卽別
錄之次第而鄭用之者也其大戴篇次士冠第一士昏第二士相
見第三與別錄同以下則異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
第七少年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
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
七小戴篇次士冠第一士昏第二士相見第三鄉飲酒第四鄉射
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與別錄同以下則異士虞第八喪服第
九特牲第十少年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
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具見賈疏中皆鄭所不
從也

儀禮疏

正義曰唐石經士冠禮第一下標儀禮鄭氏注五字
嚴本同儀禮爲全部之總名乃退在士冠禮下者古

人著書多以小題居上大題列下班氏之著漢書亦然今仍之又
案士冠禮第一上唐石經有儀禮卷第一五字用隸體書蓋後人
所加非鄭本之舊不然既退大題於下何於上又書儀禮卷數乎
嚴本同皆非也○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崔
氏靈恩陸氏德明孔氏穎達及賈氏皆云儀禮周公所作韓氏愈
云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蓋亦以爲周公作也孔子孟子所
云學禮卽謂此書朱子云禮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
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二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

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張氏淳云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處氏云禮記乃儀禮之傳周禮雖得之於河閒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爲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至漢末乃行於世唯儀禮之書漢初已行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案此卽鄭氏六藝論所謂五傳弟子也熊氏朋來云周禮大綱雖正其閒職掌繁密恐傳者不皆周公之舊戴記固多格言而譌謬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遺今案據此諸說三禮惟儀禮最古亦惟儀禮最醇矣儀禮有經有記有傳記傳乃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爲而經非周公莫能作其閒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褻襲之繁讀之無不條理秩然每篇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而不能者今所存止十七篇以爲殘闕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爲出後人之僞撰則斷乎其未有也彼樂史徐積之說昔人已早辨之賈疏謂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不知履踐必本於心外之有揖拜辭讓之文內之必有恭敬謙遜之實故魏氏了翁以爲儀禮一經非由外心以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則以二禮分別外內非矣賈疏又謂儀禮亦名曲禮引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爲證今案中庸作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漢書藝文志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名大同小異舊解多以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然周禮三百六十是官名耳非禮之條目王氏應麟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第

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後人多宗朱子之說則以儀禮為曲禮非矣張氏淳云漢時未有儀禮之名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方氏體云案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康成傳其為魏晉間人所加可知今案儀禮古祇謂之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所謂禮即儀禮也

鄭氏注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作註誤要義作著盧文弨

云鄭氏注舊作註通部皆然案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作注是也今案唐石經及嚴本俱作注從之○鄭氏者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名玄字康成漢尚書僕射鄭崇八世孫也後漢末徵為大司農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賈此疏云鄭崇之後而周禮疏又云鄭冲之孫考後漢書本傳云八世祖崇又漢書有鄭崇傳孫氏星衍云冲之名不見於史疑冲為崇之誤也注者解經之名漢人解經有名傳者若書孔氏詩毛氏是也有稱解詁解詁者服氏之左傳何氏之公羊是也鄭氏解詩名箋而他經則多稱注今三禮皆用鄭注而儀禮尤為絕學云

士冠禮筮于席門

筮者以著問曰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曰於席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于孫也席謂禴席不於堂者嫌

著之靈

疏

正義曰自此至宗人告事畢言筮日之事○張氏爾岐云由席神將冠先筮日次戒賓至前期三日又筮賓宿賓前期一日

又為期告賓冠期前事凡五節今案舊本經不分章朱子作經傳通解始分節以便讀者至張氏爾岐句讀本分析尤詳此書分節多依張本而亦時有更易云○禮下今本有一圈唐石經嚴徐本皆無之校勘記云案分段用圈非古也施之此處尤非所宜葛本別為一行

亦謬張氏淳儀禮識誤云士冠禮釋文云庶劉昌宗音廟案庶古廟字引此以證經注不當復有從朝者冠禮一卷經注皆一自昏禮而下稍稍從朝是蓋後之鈔寫校勘者失於不審而已今悉改作庶從釋文今案唐石經嚴本俱作庶茲撰正義經文俱從唐石經注文俱從嚴本其或石經嚴本有誤則改從他本並注明於下○此士冠禮三字為經之正文敖氏謂此目下文所言之禮是也冠者加冠於首之名筮于庶門者凌先生諱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卜筮皆于庶門唯將葬則于北南案士冠禮筮于庶門又云筮與庶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闔西闔外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饋食禮筮日筮于庶門之外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庶門也士喪禮卜日族長粒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又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此卜日之門謂殯宮門也上經巫止于庶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庶然則殯宮門即庶門是卜亦于庶也筮亦有不于庶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北南北面注北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韝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注中封中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北南也今案筮宅不于庶門而于北南者以宜就地筮之也少牢特牲皆云門外而此但云庶門者以下布席云闔外則亦在庶門外可知矣注云筮者以著問日吉凶於易也者著筮草也郭璞云上有蔭叢著下有千齡蔡曲禮曰龜為卜筮為筮筮即著也周禮序官筮人鄭注問著曰筮其占易又其職云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又曰以辨吉凶故知筮日是以著問日之吉凶於易也賈疏云不筮月者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娶妻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今案古無筮月之法賈說非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綏多士女專指昏言周禮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是也云冠子娶妻乃注家之誤耳下經云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則冠無常月明矣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者案筮日於廟重其事也禮記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又曰己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是其義也兼言成子孫者容祖在則祖爲冠主也云廟謂禰廟者禰席父席也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上士二廟中士下士一廟必於禰者以其親也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禰廟昏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禰廟是也其非禰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云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者凡廟有室有堂有庭有門禮有行於廟之室者祭祀陰厭之屬是也有行於廟之堂者償尸之屬是也有行於廟之庭者納牲之類是也有行於廟之門者此筮日之類是也冠禮三加皆行於廟堂此筮日不於堂而於門故云嫌著之靈由廟神明著自有神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注說陳用之非之而據郊特牲卜郊作龜於禰宮謂人君卜於禰宮之內大夫士筮於禰門之外案天地大祭不敢自專故須就禰宮卜之若其祭禰恐不然矣此經筮祭之辭具詳特牲少牢試以此辭命筮入於堂上其去廟與祗一牖之隔不幾視廟神爲無知乎注蓋通全經而釋之其說未可非也

素鞞卽位于門東西面

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

同也筮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縹帶黑繒帶士帶博二寸再繅四寸

屈垂三尺素鞞白韋鞞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

疏正義曰李氏云門東門外之東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初疑

席於闈西門東為門左扉之東細繹之不然蓋兩門之東也主人

即位於此以待筮事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西面者鬼神位在西鄉

之○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也毛氏汲古閣本如是嚴徐集釋楊

氏服下俱有者字道下無也字又黑繒帶也嚴本集釋俱無也字白

韋鞞也嚴徐集釋俱無也字肩革帶博三寸嚴本集釋通解楊氏三

俱作二校勘記云案作二與玉藻合今俱從嚴本又玄冕以視朔視

釋文作眡云本或作視下同嚴本作視云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

者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是冠之事父為主也兼言兄者容或

父有廢疾使兄主其事云玄冠委貌也者玄冠黑繒冠也注以為委

貌詳後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者雜記曰朝服十五升江

氏永鄉黨圖考云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為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

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李

氏云禮之通制衣與冠同色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鞞同色素積素鞞

是也此玄冠素鞞故其服玄衣而素裳今案經不云裳統於服中鄭

知素裳者固以素鞞推而知之然亦有所本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

玄冠朝服戴聖云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韋鞞鄭君

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云筮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者楊氏

復儀禮圖云朝服重於玄端冠時主人玄端爵鞞今此筮亦在廟不

服玄端而服朝服是尊著龜之道也然特牲筮日與祭同服玄端何

又不尊著龜乎於是賈疏申之云彼為祭事著不可尊於先祖故同

服此為冠事著可尊於子孫故異服其說殊牽強禮經釋例云考特

牲饋食禮士筮當用玄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筮尸宿尸

宿賓皆用玄端正祭日賓及兄弟助祭皆攝盛用朝服士冠正冠日

用玄端筮日筮賓宿賓為期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為禮也士冠

禮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則與特牲用玄端不合賈曲為之解非

經意也云緇帶黑緇帶者帶亦與衣同色也云士帶博二寸再縹四寸屈垂三尺者案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辟鄭注率練也辟讀如裨冕之神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孔疏士用熟帛練為帶率謂緹緝也下裨者士則用緇唯裨嚮下一垂者玉藻又曰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縹四寸鄭注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縹之孔疏縹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今案玉藻注云是謂緇帶是謂者即指此經言也屈垂三尺亦據玉藻而知玉藻曰紳長制士三尺鄭注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李氏云帶之反屈向上又垂而下者則有三尺也云素鞞白章鞞者鞞蔽膝也冕服謂之鞞其他服謂之鞞皆以章為之字林云章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凡鞞皆同裳色其鞞則有山火龍章之飾焉此鞞與鞞之分也鞞以白章為之者朝服之鞞也若士玄端服之鞞則以爵章為之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鄭注此玄端服之鞞也凡鞞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今案皮弁服用素鞞自天子至士皆然故云皆也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鞞其玄端服則唯大夫用素鞞耳云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者玉藻文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此鞞之形制也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者案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又曰皮弁以日視朝又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朝此鄭所據也但玉藻不言臣鄭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且以見
 此朝服而筮者為諸侯之士也云凡染黑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玄則
 六入與者此釋經玄與緇之文也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入
 為緇七入為緇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復再
 染以黑乃成緇矣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閱其六
 入者與賈疏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
 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為朱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若
 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矣若更以紺入黑則為緇此五入為緇是
 也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為玄更以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為緇矣但
 緇與玄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為玄端也今案此注及疏極明析然
 則鍾氏所云為染黑法其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
 纁乃染赤法也詳後爵弁服纁裳下又案淮南子倣真訓云以涅染
 緇則黑於涅賈疏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
引作以涅染紺誤
 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于徐本作於士昏
 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疏禮至於某之室大射儀士御於大夫
 鄭注皆云今文於為于則於二字宜有辨但俗本溷寫已久不可
 勝校今案唐石經嚴本俱作于從之以後經從石經注從嚴本可也
 注府史以下也毛有也字注未皆是也毛有皆字嚴徐集釋俱無○
 如主人服亦朝服也疏有司朝服敬事也西方門外西方北上者有司
 非一立位以北為上也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
 辟除府史以下者賈疏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
 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賦役補置之是也敖氏云有司即下筮者卦
 者宰宗人之類先祖樸齋先生儀禮釋官云司主也凡事有專主之
 者謂之有司又云案鄭氏注大射及周禮司裘職皆云士無臣而特
 牲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早蓋士

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為臣也特其所臣者少有事私臣不足則同僚相佐助或假公臣為之故特牲有公有司士喪有公家之臣來給事者賈此疏以羣吏與屬吏不同羣吏為府史胥徒屬吏為君命之士然特牲注言屬吏而經言有司羣執事則兼公有司私臣而言府史之屬亦統之矣此篇經言有司不言公有司又下賓及贊者不在有司之列則有司皆士之私臣府史以下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有司私臣皆可謂之有司但襄冠者所用人少或私臣已足故鄭專以主人所自辟除者言之云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者是舉漢制以證沈氏彤云案漢書兒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儒林傳置五經百石卒史黃霸傳補馮翊卒史皆作史今案鄭注各本俱作卒吏沈說存以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所卦者所侯考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

疏正義曰此筮也席也所卦者皆為將筮陳之敖氏塾門外西堂也云席蒲筵也士用蒲席神人同注云筮所以問

吉凶謂著也者然則此著也而云筮者敖氏云以其用名之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褚氏云注所以畫地記爻蓋據少牢卦以木之

文敖氏補入書卦之具亦密具即方也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少牢卦以木畫地者此木也又下筮人書卦注云以方寫所得之卦則所

卦者兼有木方二物今案方即版也經云所卦者謂所用以畫卦書卦者褚張之說是也云易曰六畫而成卦者說卦傳文云饌陳也者

謂陳設也詩卷阿疏饌為供置之故其義為陳也云具俱也者詩民具爾瞻毛傳云具俱也云西塾門外西堂也者以筮在門外故知為

門外西堂也必陳於西塾者以筮在闈西近其事也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

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

儀禮正義

正義

一

六中華書局聚

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今案此云具饌于西塾為門外西塾又下經曰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

是門外有東西兩塾也又此篇云擯者負東塾為內東塾上虞禮曰羞燔俎在內西塾上是門內有東西兩塾也所謂一門而塾四也聘

禮曰賓立接西塾為門外西塾又聘畢擯者負東塾為門內東塾則人君之門亦有西塾也○賈疏云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

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

八也張氏惠言云案此用錢所以記爻非代筮也以錢擲法未知始於何時禮經釋例云此即京氏易項氏安世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

火珠林者即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折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俱背為重說與賈疏正同考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等說

俱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布席于門中闈西闈外西面闈門槩闈錢卜猶是漢人舊學也

槩闈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布席將坐以筮也前具之西塾至此乃為槩布之云門中者以大分言之闈西闈外則布席處也○注門

槩下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闈門槩者李氏云闈門中央所豎短木也程氏瑤田云槩以一條木為之即杖也爾雅之言杖也曰

櫛謂之杖在牆者謂之樞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閣然則杖之為物大小長短不必同而以之為門闈則其直者也云闈

闈也者鄭注曲禮闈相皆云門限闈與相同則闈即闈可知邢氏曷云闈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闈之

闈則謂之中門今案以經考之玉藻曰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曲禮曰由闈右闈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闈之為中央豎木無疑也曲禮

曰不踐闈玉藻曰不履闈闈言踐履則闈之為門下橫木無疑也爾雅曰槩謂之闈則槩與闈為一物亦無疑也惟相之為闈經無明徵

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梱言不出不入是有限域之義故鄭解梱爲門限與闕同也程氏又云說文則曰闕門梱也梱門極也極弋也一曰門梱弋極也是不謂梱爲門限之橫者而以闕之植於兩扉間者亦呼之爲梱也至解闕字則曰闕楣也楣限也是固明知闕之與闕兩不相混所異者移闕之名梱者以名其闕爾然而梱之名斷在於闕則說文之云爲所聞異辭者也廣韻於闕字不曰門闕而曰門闕中是謂闕安門闕之中不謂闕即闕也於闕字闕字則皆曰門限也可謂能別白黑而定之者矣云古文闕爲藥闕爲蹙者賈疏云禮秦燔滅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文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王氏應麟云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方氏體古文考誤云賈公彥謂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爲古文案昭帝女讀古文論語宣帝下太常博士時稱難曉若皆篆書則漢時人人能讀何云難曉乎此賈疏之誤也又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賈公彥顧以爲孔壁禮記不亦疏乎今案許氏說文序謂孔氏壁中書係古文與篆書異賈說誠誤至經典釋文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是鄭亦以古文禮爲得於孔壁中又漢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所云孔氏蓋卽謂孔氏宅也胡氏承其儀禮古今文疏義序云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至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又云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是則鄭注所謂今文者乃小戴本所謂古文者則前書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

有別本此十七篇文字異同之由而今文古文所以流傳也此節今

文作闐闐古文作契蹙鄭於經用今文之本而注明古文作某於下

使後人有所稽考乃解經慎重之意然鄭從闐闐不從契蹙者則以

闐闐為正字人所易曉也其注周禮匠人云契古文臬假借字此古

文之契亦是假借而義又殊周禮匠人之契與爾雅在地之臬同謂

於平地中樹八尺之表以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闐鄭注考工記甚明

爾雅既云在地者謂之臬又云概謂之闐是臬與闐殊郭氏以門概

釋臬則繆矣說文契作概本義訓為木相摩周禮假契為臬儀禮古

文及穀梁傳置旃以為契皆假契為闐耳蹙字各本皆同段氏玉裁

儀禮漢讀考以蹙為戚謂漢人無蹙字祇用戚字又謂漢人多謂門

限為門切門切即闐也亦謂之戚言其界畫謂之闐言其迫切謂之

戚胡氏承珙則以蹙為城引文選西京賦右平左城薛綜注城限也

為證要之戚城亦皆闐之假借也○張氏惠言云闐孔疏以為門止

有一賈則以為有二案鄭注論語立不中門云立行不當棧闐之中

央則鄭以為一筮人執筮抽上韉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筮人有司

闐可知詳聘禮韉藏筮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韉丸也兼弁

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命者當知所筮也

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筮人私臣掌筮

者案許氏說文解字云天子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少

牢疏引大戴禮三正記同士有筮則得有筮人也雜記如筮則史練

冠長衣以筮鄭注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是可證士有筮人

矣筮人亦名筮史詳少牢禮敖氏謂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

給事於私家者說未的辨見特牲篇末張氏爾岐云兼執之者兼上

韉與下韉而并執之此時筮尚在下韉待筮時乃取出以筮今案韉

有上下者下韉嚮上承之上韉嚮下冒之筮在韉中執筮即執韉也

必抽上韉見著者示有事也特性禮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

命于主人喪禮筮者東面抽上韞兼執之南面受命此皆士禮大略相同惟士喪筮于北南南面受命為異耳少牢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韞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彼言左右此不言其實一也○注主三易者毛本者下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藏筮之器筮嚴本通解俱作筮案曲禮曰筮為著則筮亦著也宜從各本作筮敖氏並改經筮字為筮尤非器下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盧氏文昭儀禮詳校云九俗孔正世人疑為凡疏矣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周禮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筮得一卦而三人各據一易以占也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同用三北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北三易是鄭意謂卜則掌三北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古者三人注以為掌玉北瓦北原北者是矣賈疏謂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無所據也云韞藏筮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韞丸也者說文韞弓矢韞也段氏注云左傳服注冰韞丸蓋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引方言藏箭為韞丸案案呼之曰韞丸單呼之曰韞今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韞或謂之韞丸續與韞同此鄭以漢時之韞丸證經之韞也韞字从革蓋以皮為之云兼弁也者說文同云進前也自西方而前者鄉射禮賓少進注云少進差在前是以進為前也筮人位在西方今云進是自西向東前行與特牲云東面受命一也云受命者當知所筮也者謂當知所筮之事也宰

自右少退贊命

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

疏正義

曰右主人位之右宰本在西方今來至東方由主人之右贊命也李氏云少退後於主人蓋不敢與主人並也士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惟特牲禮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者彼注云為神求變也少牢不使人贊命而自命之者賈疏云大夫尊屈士卑不嫌又特

牲士喪贊命皆有辭此無辭者文不具朱子云所贊之辭未聞蓋當云某有子某將以來日某加冠於其首庶幾從之○注主政教者下
手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宰有司主政教者儀禮釋官云宰
家宰私臣亦曰家相案國語趙簡子使少室周為宰韋注宰家宰也
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長亦稱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喪服傳疏云孤
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宰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為
季氏費宰子羔為孟氏郈宰之類皆為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
為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為
魯大夫而原思為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諸侯之士無地未必有
邑宰但於私臣中擇其長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謂之宰特性注
云宰羣吏之長曲禮士不名家相即此賈疏謂士無臣以屬吏為宰
失之矣云贊佐也者特性注又云贊佐也達也云命告也者爾雅釋
詁文云佐主人告所以筮也者謂告以所筮之事也云少儀曰贊幣
自左詔辭自右者彼注亦云自由也謂為君受幣為君出命也此鄭
引以證自右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命右還北行就
贊命之義

席卦者有同主

疏正義曰說文許聽也諾應也筮人即席坐西面蓋
畫地識爻者受命訖行筮事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
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此筮法也
少牢禮云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韉左執筮右兼執韉以擊筮又
曰乃釋韉立筮此不言擊筮與釋韉者文有詳略而儀節當同卦者
在左則亦西面可知士喪特牲少牢皆云卦者在左蓋皆在筮人之
左也敖氏云少牢禮卦者在左坐此不言坐則是立也江氏筠讀儀
禮私記云此說不然少牢筮人立筮卦者不言坐則嫌於不坐故特
著坐文今此與特牲俱坐筮卦者之坐不言可知故文省耳褚氏云

筮者雖有坐與立之異而卦者畫爻於地無不坐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卦者必坐便其畫地識爻也今案諸家駁敖之說甚是禮經

釋例云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案特牲禮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士冠禮筮者亦坐是

士坐筮也少牢禮筮曰史朝服受命于主人命畢史曰諾又云乃釋贛立筮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以其著長立筮為便

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為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少牢卿大夫祭禮經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

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至於士喪卜日之禮宗人還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

命龜與授卜人龜卜人坐作龜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龜

重威儀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蓋卜重於筮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不述命為異也○

釋例又云案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為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詩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

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邪可謂先得我心者矣○注識爻者下毛本有也字嚴外

集釋楊氏俱無云即就也者本方言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者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右還回身右轉也就席就闔西闕外之席

詳蔡意則是右還即北行也吳氏疑義以為從東面轉而南轉而西乃北行恐非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爻有七八九六每得一爻

以木畫地識之少牢所謂卦以木是也儀禮釋官云卦者亦私臣筮人之貳案少牢史掌筮注云卦者史之屬則此亦筮人之屬也其職

主記卦爻故目為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

曰卒筮謂筮事畢也書卦謂六爻備已成卦體乃書之於版也執以

示主人敖氏云執之不言筮人文省也今案特牲禮卒筮寫卦筮者

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士喪禮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

受視反之少牢禮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各經詳略不同宜以特

牲為正褚氏云卦者書卦筮人執示於特牲經文明著之矣竊疑此

禮及士喪禮皆然未必有異經文渾耳江氏筠云特牲注云卦者以

方版寫之此注則云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而寫卦遂有二人矣特

牲禮筮者執以示主人士喪禮注則云卦者寫卦示主人而示卦又

有二人矣案寫卦自是卦者事示卦自是筮入事俱宜與特牲同經

惟特牲執示云筮人餘俱不云乃省文耳盛氏云注疏謂書卦執示

皆筮入事姜氏北錫謂皆卦者事俱未合賈疏又云士喪禮卦者自

書自示主人亦非也詳彼文亦是筮者執示但不言寫卦耳然既云

執卦則其寫於版固不待言也○注寫所得之卦下毛本有也字嚴
本集釋俱無校勘記云案特牲疏引亦無也字云卒已也者爾雅
釋詁文注又以書卦主人受視反之反還疏正義曰嚴本作眡或作
為筮人非辨見上主人受視則既知其卦體仍以卦與筮人令占吉
眡別眡古文視○主人受視則既知其卦體仍以卦與筮人令占吉
凶注云反還也者反與返通說文返還也此注還字與聘禮還玉
于館之還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衆也還與其屬共疏正義
音義同特牲禮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士喪禮東面旅占卒
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少牢禮乃退占吉則史續筮史兼
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據此則占時東面諸篇皆然少牢雖
無文亦東面可知褚氏云上言主人受視反之則筮者向西行就有
司西方之位乃還其身東面必言東面者明與筮時異向案進告吉
者告於主人也○注臚下毛本無也字嚴本有云旅衆也者爾雅

釋詁文云還與其屬共占之者謂與其屬主三易者共占之也高郵王文簡公經義述聞云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云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為始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今案以旅為序較勝眾義占者以易辭占其吉凶也王氏士讓儀禮紉解云案疏謂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者為占然周之占法原兼不變者如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內為貞外為悔孔成筮立衛元得屯秦伐晉筮得蠱貞風悔山是也其占變爻者如畢萬得屯初敬仲得觀四是也其兼變不變占兩象者如晉文遇貞為屯悔為豫皆利建侯是也賈說未的古古文旅為臚也者段氏云案古旅臚通用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漢書作臚岱是也此鄭從今文不從古文者鄭釋旅占為眾占故不用臚陳之義周禮司儀皆旅攢鄭意此時陳攢而不傳辭故易旅字為臚字臚陳之也皆各就其義之所近訓之

儀遠日旬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凡筮吉事先筮旬內近日不吉則之外筮旬外遠日賈以曲禮旬內外為士與大夫之分未的

今案此節經注俱與特牲禮同此疏及彼疏解近占遠日俱多謬誤辨見特牲禮其解如初儀亦未合沈氏形儀禮小疏云初儀賈疏謂自筮於廟門以下至告吉敷繼公斷自筮人執筮以下案此先云筮遠日如初儀然後云徹筮席賓人告事畢則不吉而弗筮遠日事未畢也筮席未徹也故特牲亦序宗人告事畢於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若非并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必於官戒乃退之下敘之矣敷說是從叔祖繩軒先生諱匡憲讀經記云如初儀敷君善謂自筮人執筮以下張稷若謂自進受命於主人以下以駁賈說是矣然云受命於主人則已知所筮宰自右贊命則已告所筮豈此時筮遠日又須受命贊命乎恐敷張說亦

未盡今案據此則初儀當自即席坐西面以下至告吉也徹筮席徹去也疏正義曰張氏淳儀禮

作撤注字必與經同宜皆作撤從釋文戴氏震校識誤云案說文無

徹字徹通撤去古皆用徹撤乃後代俗書張氏不能訂正其非轉改

徹以從撤疏矣今案唐石經嚴本經注俱作徹○徹筮席謂徹筮與

席也前陳之於西塾今事畢則徹之他篇不言者省文注云徹去

也斂也者案曲禮客徹重席鄭注徹去也徹之為去本屬常解此復

言斂者謂筮與席皆斂而藏之內則曰斂枕席簞是席亦云斂也

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疏正義曰宗人位在西方進東北面告主人

氏俱無云宗人有司主禮者儀禮釋官云宗人私臣掌禮及宗廟

案掌禮之官天子謂之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周禮有都宗人

召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鄭公孫黑肱有疾

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注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芟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韋注宗老為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

右筮曰

宗廟之禮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是也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

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正義曰敖氏云戒賓亦

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朝服凡既筮而有事如

戒宿之類皆因筮服無變也此雖親相見其辭則皆擯者傳之宿賓
放此張氏爾岐云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戒賓使來觀禮戒賓者主
人親至賓大門外賓西面主人東面戒之其戒辭對辭並見後○注
則樂與賢者歡成之嚴本及各本俱作歡集釋作勸盧氏文昭云歡
成正與下凶事哀戚相對勸字無義今案作勸非也一辭而許下毛
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戒警也告也者案戒之本義訓警說
文戒警也此戒賓兼有告義故鄭文言告也以足之云賓主人之僚
友者賈疏謂同官爲僚同志爲友是也然賓取賢德當合戚黨僚友
言之鄭舉一以例其餘耳云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冠昏
之類是也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喪禮是也云禮辭一辭而許
者蔡氏德晉云賓許必禮辭以致謙也云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
終辭不許也者禮經釋例云凡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
三辭不許曰終辭案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又冠禮畢請醴賓
士昏禮納采問名之禮既畢請醴賓賓皆禮辭鄉飲酒請賓鄉射戒
賓燕大射命賓鄉飲酒鄉射安賓賓皆禮辭鄉飲酒鄉射作相爲司
正司正皆禮辭聘聘禮主國之君使卿郊勞聘賓禮辭郊勞畢聘賓將
饋勞者勞者禮辭聘享正禮已畢未私覲之前主國之君使擯者請
禮賓及私覲聘賓先以臣禮見擯者辭出請以客禮受聘賓皆禮辭
介衆介覲先以臣禮見擯者辭出請以客禮受介亦禮辭聘禮既畢
聘賓請問卿主國之君禮辭主國之君使卿歸饗饋賓朝服禮辭禮
畢將饋使者使者禮辭士昏記不親迎婿請覲主人對曰不敢固辭
是亦禮辭皆所謂一辭而許者是一辭而許曰禮辭也又士相見禮
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
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
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
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疏以此爲固辭則

上文辭贊辭還贊皆固辭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
 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
 賜於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
 所辱賜於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
 命敢不從是亦固辭若下文致命則禮辭矣是再辭而許曰固辭也
 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贊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贊注終
 辭其贊以將不親答也禮辭一辭其贊而許也是三辭不許曰終辭
 也至於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儀之辭降辭洗雖較禮辭為殺亦禮
 辭之屬也聘禮士介覲以臣禮見擯者辭禮請受賓固辭注賓為之
 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敖氏繼公曰
 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又聘禮記私獻賓固辭注亦以固為衍字
 考經所云固辭者蓋賓再辭而後公許故曰固也禮請受者一請賓
 固辭者再辭注未確敖說亦曲為之解也又案士冠禮疏三辭而許
 則曰三辭若三辭不許則曰終辭引公食大夫戒賓上介出請入告
 三辭又引司儀三辭以釋三辭而許之義而注所謂三辭不許曰終
 辭者賈氏但覆述而已未嘗據經文以釋之也考終辭二字士相見
 禮經與注皆有明文實可為三辭不許曰終辭之顯證賈氏不此之引而旁及注外之義何也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
 人退賓拜送退去也
 歸也正義曰盧氏文昭羣書拾補云答諸本上從
 竹譌唐石經從艸後並同今案嚴本亦作答

○賓許而主人再拜謝其許也賓拜送不言主人答拜者凡拜送之
 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詳鄉飲酒賓出奏該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下
 注云退去也歸也者鄉飲酒主人退注云
 退猶去也此復言歸者廣雅釋詁云退歸也

右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

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

疏正義曰求日筮日也如求日之儀如其筮于廟門以下至告事畢也唯命

筮之辭有異張氏爾岐云前者戒賓沈及僚友此又於僚友中專筮一人使為加冠之賓也疏云命筮之辭蓋云主人某為適子某加冠

筮某為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云庶子某愚意主人二字似未安亦言其銜位可耳今案特牲少牢筮尸不筮賓者祭所重者尸賓直助

祭而已無庸筮也○注古者冠禮校勘記云者嚴徐鍾本俱作日誤今案嚴本作者不誤蓋作校勘記時未見原書係據顧廣圻校錄於

鍾本簡端者探入故有此譌茲則取黃氏重刻嚴本逐一校對庶見真面目云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者期冠期也在冠期之前三日

是中空二日也沈氏彤云注謂空二日者為期一日宿賓宿贊冠者又一日也敖乃謂但空為期之一日誤以宿賓贊與筮賓同日耳云

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恆吉者謂必擇其賢者筮之乃吉也王氏士讓云冠為人道之始賓必取人倫中有德望者冠賓乃己之僚

友宜素知之然不遽自決又不宜品第其可否以謀於人故決之鬼神今案注引冠義者證筮賓為敬冠事也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

必宿其不宿者為眾賓疏正義曰朱子云此云宿賓言主人往而宿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之以下事如篇首言筮日於廟門也今

案如主人服賓亦重其事也門左門東詳後禮經釋例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故此賓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也詳孤子冠凡拜北

面于阼階上節敖氏云西面再拜拜其辱也注云宿進也者謂進
 之使來特牲少牢注皆云宿讀為肅肅進也本爾雅釋詁宿為古文
 風宿又通速皆是豫召使來之義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者案上
 主人戒賓所戒者廣其冠子之賓及贊冠者皆在戒內故云宿者必
 先戒其衆賓則但戒而不宿故知戒者不必皆宿也云其不宿者為
 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朱子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
 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為
 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為只合作如字讀賓字
 句絕今案鄭意衆賓不宿者原不必其悉來賈則謂衆賓容有不來
 者故不宿與鄭皆矣釋文音為衆賓之為於偽反則似合或悉來或
 否為句故朱子辨之云主人朝服者經不言主人何服明與前同服
 故知朝服也○禮經釋例云凡戒賓宿賓宿者必先戒禮殺者則不
 宿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陳器之後主人速賓
 賓拜辱主人答拜注速召也鄉射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
 再拜乃請又主人朝服乃速賓注速召也士冠鄉飲鄉射皆先戒賓
 而後宿賓所謂宿者必先戒也速即宿也特牲禮宿尸注凡宿或作
 速此其證也惟士冠速賓於前日鄉飲鄉射速賓於當日為小異耳
 疏謂鄉飲鄉射皆有戒無宿非也若燕禮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
 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
 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方是有戒
 無宿也又大射射人宿視滌疏以為非戒宿之宿特牲饋食禮宿尸
 宿賓之前皆無戒疏以為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疏說皆是也少
 牢禮筮日之後乃官戒又云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此戒尸也筮尸之
 後乃遂宿尸此宿尸也注云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
 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疏云其大夫宿戒兩有
 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略故云大夫儀多也則又謂特牲有宿無戒與

士冠疏文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相見致

其辭正義曰但云賓許不云禮辭者以前戒已許故也注云乃宿賓者親相見致其辭者張氏爾岐云重言乃宿賓者上文言主人往行此禮此乃親致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

宿之之辭也辭並見後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屬

中士若下士也宿正義曰亦如之者如上宿賓賓如主人服以下之以筮賓之明日云一人則其餘眾賓不宿可知注云贊冠者

佐賓為冠事者即下文坐櫛設纚卒紘諸事佐賓成禮者朱子云佐賓雖輕亦必擇其賢而習禮者為之不來則亦有闕故並宿之使必

來也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者漢書高帝紀注若及也此兩若字俱當作及字解謂賓之僚屬及他官之屬皆可為贊也又

言中士下士者鄭意以賓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及下士皆可為之言此以見贊冠者當次於賓耳云宿之以筮賓之明日者案上經云前

期三日筮賓下經云厥明夕為期則宿賓贊明在冠前二日為筮賓之明日矣必言於此者見宿賓與宿贊冠者同日也

右宿賓宿贊冠者

厥明夕為期于廡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

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厥其也宿正義曰厥明夕服朝服者謂宿賓贊之

明日夕冠前一日之夕也為期猶言約期也必於廡門之外以冠在廡故也不於廡內者別於冠日行冠事時也兄弟兼親族媼戚言在

其南謂在主人之南相次而立於下也西面面向西東面面向東北上以北為上統於廡也注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云宿服朝服

者謂如主人宿賓時所服之朝服也此宿服指主人言云有司
皆如之則主人之服可知矣兄弟不言服於下畢袵玄見之

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攢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攢在客曰
正義

曰此云請期謂請早晚之期故宰告以質明行事也宰告者宰主贊
命也注云攢者有司佐禮者謂攢者即上有司之屬為之也儀禮

釋官云案敖氏以有司為筮者卦者宰宗人之類是舉類言之其實
有司不盡此據經攢者請期注云攢者有司佐禮者又爵弁皮弁緇

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坵南注云執之者有司則是冠時凡主人
之吏有事者皆得以有司目之也又云有司有二義一是事有常職

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亦目為有司
後凡言有司者放此云在主人曰攢者攢主人所使接賓者也云在

客曰介者介客所用以為輔者也禮經釋例云所謂攢介者凡禮皆
有之士冠禮攢者請期又云攢者玄端負東塾又迎賓攢者告士昏

禮問名禮賓攢者出請事士昏記賓至攢者請又不親迎婿見攢者
以擊出請受燕禮射人納賓注射人為攢者也今文曰攢者大射儀

大射正攢攢者請賓又攢者命賓攢者反命攢者納賓公食大夫禮
賓入大夫納賓注大夫謂上攢也又拜至攢者辭又賓三飯攢者退

負東塾而立又公以東帛侑賓攢者進相幣公食大夫記鄉攢由下
此嘉禮之攢也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為臣者賓出使攢者還

其贄於門外又賓對攢者對又始見於君若他邦之人則使攢者還
其摯聘禮鄉為上攢大夫為承攢士為紹攢又賓問鄉下大夫攢聘

禮記賓若私獻攢者入告覲禮晉夫承命注晉夫蓋司空之屬也為
未攢又攢者謁又攢者延之曰升又享攢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又禮

畢攢者謁諸天子又諸侯覲于天子四傳攢此賓禮之攢也既夕禮
公賁攢者出請入告又賓賁者將命攢者出請入告又賓奉幣攢者

先入又贈畢擯者出請又贈者將命擯者出請此凶禮之擯也有司徹主人出迎尸宗人擯注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此吉禮之擯也皆在主入曰擯也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獻之禮贊冠者爲介注介賓之輔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疏云此禮賓與饗禮同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聘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據此則饗禮亦有介此嘉禮之介也聘禮受命遂行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又郊勞上介出請入告又聘介皆入門左又上介覲士介覲又歸饗饋上介請事又賓問卿上介特面衆介面又還玉上介出請又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聽命於席門中西面如相拜者然也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此賓禮之介也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此吉禮之介也皆在客曰介也至於聘禮郊勞歸饗饋還玉之上介出請即聘問禮之擯者出請也公館賓之上介聽命即覲面及私獻禮之擯者立於門中以相拜也此時皆賓爲主人故上介所行皆擯者之禮矣釋例又云案士冠禮疏云聘禮及大行人皆以在主人曰擯在客稱介亦曰相司儀每門止一相是也士相見禮請還贄于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謂擯相也疏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門止一相是謂擯介爲相也考聘禮冠義皆無每門止一相之文唯周官司儀有之不知疏說何所本又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皆云主人一相迎于門外注相主人之吏鄉射注作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皆指擯者曰相唯司儀鄭注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故疏兼擯介而言也云贊正也者小爾雅廣言文又周禮大司馬贊明注同云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者說文旦明也旦日謂明日也少牢禮云日昃行事注蓋本此段氏云說文日部哲字下曰昭晰明也从日折聲禮曰晰明行事案說文凡言禮皆謂儀禮是鄭本作質許本作儀

晰也今案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也疏正義曰李氏云兄弟有司在列而猶告之者審慎重其事注云擯

者告也者以下文云擯者告期告事畢宗人疏正義曰告事畢告為

於賓之家故來此亦擯者告也告也疏期之事畢亦向主人

筮席時宗人告事畢此亦宜然擯者告期于賓之家疏正義曰賓

右為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

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疏正義曰冠至期先陳設器

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及大小異服女主人以下即位女迎

賓及贊冠者入乃行三加之禮加冠畢賓醴冠者冠者見于母賓字

冠者凡九節而冠禮成賓出矣注及大小異小下聶氏崇義三禮

圖有皆字嚴本無朱子云詳注文及字恐誤校勘記云案疏云及其

大小異蓋謂論其質則尊卑皆用金壘及論其形制之大小則仍有

異耳○直當也經曰直于東榮東西節也故鄉飲酒曰東西當東榮

沈氏形云正堂之旁為東堂西堂東堂西堂之旁為夾道之旁為都

宮之牆則東榮正臨夾道故洗東有餘地可置水而當東榮上加東
西二字亦非贅文萬氏寢廟圖屋兩旁無夾道疏也經又曰南北以
堂深謂南北之節也釋文深申鳩反凡度淺深曰深鄉飲酒疏云堂
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
淺假令堂深三丈洗亦去堂三丈以此為度沈氏云堂之深無明文
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士之堂廣三維三分其廣以二為內注云

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是堂廣九丈序內六丈而堂之深亦未及焉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知周人度堂寢之深廣皆以九與七差之也然則堂廣九丈者堂深宜七丈室取二丈室之外宜五丈以序內堂廣六丈九七差之堂之深尚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儀禮釋宮云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聘禮注云設碑近如堂深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俾如去堂亦四丈六尺六寸有奇矣今案沈說推闡俱細禮經釋例云凡庭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諸侯當東霽大夫士當東榮案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鄉飲酒鄉射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特牲饋食設洗于阼階東南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少牢饋食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士冠禮醮用酒注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此皆當東榮之洗言庭洗者別於北堂上內賓之洗士昏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經注不言當東榮及南北之節者文不具也其實亦當東榮之洗所謂鄉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霽壘水在東注當東霽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大躬儀設洗于阼階東南壘水在東公食大夫設洗如饗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鄭氏以燕禮證之是公食大夫之洗當亦在阼階東南也此皆當東霽之洗所謂天子諸侯之禮也鄉大夫士言當東榮天子諸侯言當東霽其實設洗皆在阼階東南異其文不異其處也又士虞禮庭洗則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籩在東者反吉也今案士冠禮設洗不言阼階東南者省文也鄉飲酒義云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此洗與水設於東方之義也少牢云有料者據鄭注凡設水必用壘沃盥必用

料此不言者文不具也吉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凶禮反吉則水在
 西篚在東此不言篚者以冠禮醴饌俱在房不洗爵於此故無篚也
 大射獻獲者則設洗於獲者之尊西北士虞卒突餞尸則設洗在席
 門外尊東南者異於常禮也又有內洗設于北堂亦名北洗詳士昏
 禮注云夙早也者爾雅釋詁文興起也者釋言文云洗承盥洗者
 棄水器也者古者盥手洗爵皆一人挹水從上沃之故曰沃盥又曰
 沃洗其盥洗時下注之水謂之棄水別有器承之使不溢地其器名
 曰洗也云士用鐵者賈疏云案漢禮器制度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
 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三禮圖引舊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
 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為之大夫以上銅為之諸侯白金
 飾天子黃金飾據此則天子諸侯之洗亦銅為之但有飾為異耳云
 榮屋翼也者詩斯干如鳥斯章毛傳革翼也榮在屋兩頭如鳥之張
 其兩翼故謂榮為屋翼沈氏云賈謂即今之搏風朱子廡屋說云橫
 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榮翼乃接簷之名賈直指搏風誤又釋
 宮云說文曰屋栝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屋檣聯齊謂之檐楚謂之
 栝然則栝即檐而檐之東西起者乃曰榮耳案二說釋宮為得其實
 謂檐為榮乃本郭璞注上林賦所云南榮屋南檐者以說文核之郭
 亦誤也又士喪禮云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前者南後者北由南
 北而言則曰東榮西榮由東西而言則曰前榮後榮故喪大記之西
 北榮與士喪禮之後西榮一也今案沈說蓋以說文為據云周制自
 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者李氏云周制天子諸侯為殿入四阿之
 屋東西南北皆有霑大夫以下為夏后氏南北兩下之屋無東西霑
 而有東西榮案檀弓曰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蓋漢
 時門廡亦兩下為之故舉以為證此經不言東霑而言東榮據大夫
 士宮室之制也云水器尊卑皆用金壘及大小異者經但言水不言
 盛水之器故注特明之敖氏因士冠諸篇不言壘謂士之水器異於

此褚氏辨之云士苟用他器則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而俱不言則用疊同也案經傳多以疊爲盛酒器說文櫛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從晶又云疊櫛或從缶疊櫛或從皿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蓋始以木後以匚或曰疊亦木器或瓦器而飾以金耳段氏又云爾雅彝卣疊器也小疊謂之坎然則疊有大小燕禮疊水在東則疊亦以盛水今案韓詩說云天子疊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存以備考凡設洗必設水諸篇或言水在洗東或言疊水在東或言水在洗西大射獻獲者云水在洗北是有洗必有水也惟士昏禮設洗不言水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

墻正義曰陳服陳將爵弁服皮弁服玄端三服也房中東房中也大夫士寢廟之制室在中

有東房有西房與諸侯同注疏謂大夫士有東房無西房其說非也辨見後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大夫士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方氏苞云贊者方於房中負東墻將冠者房中南面當戶近於西故服陳西墻下取之便也凡著衣必繫其領故東領亦取之便也今案東房之西墻卽室之東墻也北上者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玄端最南冠時先用卑服自南而北亦取之便也○注墻下集釋有也字嚴本無云墻者墻是總名以經文考之凡室中房中與夾之墻則謂之墻堂上之墻則謂之序堂下之墻則謂之壁其實一也爵弁服

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

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緹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韠韐也士緇韐而幽衡台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韐之制似韠儀禮正義

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疏正義曰爵弁為士服之最尊者三加以冠名服耳今文纁皆作熏疏時服之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帶與

衣同色裳與鞞同色履與裳同色注每言之然不盡然禮經釋例云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緇帶純衣與帶同緇

色是也亦有裳與鞞不同色者如注既以朝服為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鞞是也亦有履與裳不同色者玄端用黑履而裳則

有玄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即別言之今案鞞鞞即鞞色之鞞詳下此陳爵弁服言

衣言帶言鞞言裳不言履者下經云爵弁纁履是也或謂爵弁即韋弁誤詳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下○注此與君祭之服與通典作

助嚴本及各本作與校勘記云案作與當讀去聲而釋文無音疑作助是也今案集釋作與音預宜從嚴本又再入謂之頰入釋文作染

下二字同嚴本俱作入張氏識誤云爾雅有再染三染之文此鄭氏用染字之據也校勘記云鄭氏既據爾雅何以一入不稱染不若依

今本概作入字為是又今齊人名藉為鞞鞞戴氏震校集釋謂鞞衍文非也宜從戴氏侗六書故以鞞字屬下句讀段氏云鞞說文从韋

末聲五經文字亦作鞞音末今人從未誤也云此與君祭之服者與君祭即謂助祭於公也云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者鄭注弁爵弁

也此引以證爵弁為助祭服也云爵弁者冕之女者賈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二十升布衣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

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於冕

故云爵弁冕之女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竟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今案據周禮左傳疏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說文釋名駁之似亦可從江氏永云案大戴禮及東方朔荅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則無後旒可知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遂延而誤耳前後遂延謂板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遂非謂後亦有旒也其說是矣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緞者案考工記鍾氏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緞緞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論語麻冕孔注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鄭意爵弁與冕同故云其布三十升也江氏永辨之云三十升之說非是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云纁裳淺絳裳者絳是大赤纁則赤而有黃故云淺絳裳也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者案一入再入三入爾雅入俱作染是皆爲染絳法也沈氏彤云纁淺纁纁淺纁是三者皆由淺入深若更以纁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但纁纁纁之爲一入再入三入經有明文朱則四入無明文故言與以疑之凡冕服皆玄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云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詩周頌絲衣其紉戴弁依依弁爵弁也則爵弁服之用絲衣可知矣此經及士昏禮純衣鄭皆以絲衣解之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緇又謂古緇以才爲聲字亦作紉不同者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黜廣雅黜黑也黜與純聲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餘衣謂皮弁服以下及深衣之類皆用布也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者言衣當在裳先此退在裳後者欲令與緇帶連文見衣與帶同緇色非尊裳而抑衣也褚氏云敖乃有纁裳與冕服之裳同而尊之之論豈爵弁之衣卑於裳邪褚

說是矣云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
 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鞞者案此韍也而名韎韐者韎
 言其色韐言其質鄭此注云韎韐緼韍也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閒色
 所謂韎也是鄭以此經韎與玉藻緼同為赤黃色名說文韎茅蒐染
 韋也一入曰韎爾雅一染謂之緼說文緼帛赤黃色韎與緼皆一入
 為赤黃色而染韋則曰韎染帛則曰緼因事異名也爾雅再染謂之
 緼三染謂之纁韎一入淺於纁爵弁服纁裳而韎韐故說文云士無
 市有韐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是也市即韍
 字韐即韐字鄭云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合韋為之解
 韐字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解韎字謂此韐合韋為體而染以茅蒐其
 色赤黃因名韎也又云今齊人名蒨為韎者蒨是茅蒐之別名謂染
 韎用茅蒐後人因謂茅蒐為韎假今通古見韎之名義取於蒨也然
 鄭意固以韎名取於蒨非以韎韐名取於蒨蒨得名韎不得名韎韐
 賈此疏出注云韍之制似鞞孔穎達詩瞻彼洛矣疏引此注云今齊
 人名蒨為韎韐皆誤甚韐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為之而不
 名韐者據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謂之韍士無飾則但謂之韐
 本其質而言之賈疏謂士無飾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是
 也鄭云韐韍之制似鞞者韎韐雖不得單名韍得單名韐士喪禮設
 韐帶注云韐帶韎韐緼帶是其證又韐與鞞對韎是色名不得兼韎
 言似故單云韐文連鞞言者因上引緼韍而及之謂韐與鞞其制均
 似鞞也必云制似鞞者韐韍形象經傳無文鞞之制具於玉藻雜記
 故鄭假以名焉或疑蒨不得名韎韐遂謂韐字為衍文亦非韐與鞞
 微異經固云韐不云鞞鄭不當單云韍之制似鞞戴侗六書故韎字
 下引鄭氏曰齊人謂蒨為韎又韐字下引鄭康成曰韐韍之制似鞞
 以韐字屬下為句得其讀矣今依彼正之又詩韎韐有奭今本毛傳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鞞也鄭箋韎韐者茅蒐染也

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今案傳草字疑韋之誤。韎旁從韋，是以茅蒐染韋之名，非直染草說。文云：韎茅蒐染韋也。當依彼作韋。孔氏正義引定本云：一入曰韎，韐。一下當依定本有入字，但以韎爲句說。文云：一入曰韎，左傳疏引賈逵云：一染曰韎。國語注引三君云：同一染，卽一入一入曰韎。蓋漢儒相傳之舊，詁此二句傳釋韎字下云：韐所以代鞞也。釋韐字孔疏：韎韐連讀亦誤。箋云：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者謂此韎韐以茅蒐染之，故云韎茅蒐聲。近韎也。聲上韐字爲衍文。左傳疏及國語注引皆云：韎聲也。無韐字。茅蒐，韎聲。韋昭所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是也。前人訓韎者多舉其義至鄭始兼著其聲，以爲義由聲出。與此注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積爲韎者，同皆單釋韎字下云：韎韐祭服之鞞，合韋爲之。始訓韐字，疏連韐言聲者，皆誤。衍云：冠弁者，不與衣服之鞞，合韋爲之。始訓韐字，疏連韐言聲者，皆誤。衍云：冠弁者，爵弁之等，皆入鞞之在堂下，是不與衣服同陳也。今加爵弁於服上者，是以爵弁名其服，非謂冠弁亦陳於房內也。云：今文纁皆作熏者，段氏云：此同音假借。字鄉射禮大夫與士射袒薰襦，則從今文也。轉寫加艸頭耳。凡所從古，今文有彼此互異者，以可參觀而得也。胡氏云：士昏禮玄纁束帛，注同案云：皆者蓋合下文纁邊士昏禮則合下文纁裳纁紵等言之。與禮經釋例云：凡士冠三加，士昏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案士而用爵弁服，攝盛也。士復者，卽士喪禮復者，一入以爵弁服簪裳於衣是也。士襲者，卽士喪禮襲服爵弁純衣是也。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此與君視卽士喪禮陳襲服爵弁純衣是也。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此與君視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鞞，正義曰：皮弁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卑於爵弁陳之在皮弁服南，再加時所服也。皮弁服不言衣者，衣與冠同色略之也。言素積素鞞者，見裳與鞞同色也。亦言緇帶者，士止有一緇帶故。

爵弁皮弁玄端三服皆陳之不言屨者下經云素積白屨是也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者張氏爾岐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吳

氏章句云注謂視朔之服其實他禮亦用之今案皮弁服亦用之於聘詳聘禮亦用之於蜡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

案後王易之以麻絲而皮弁猶用皮為之如上古時李氏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是也必以白鹿皮者取其與衣色相

稱也聶氏云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為之高尺二寸周禮王及諸侯孤卿大夫之皮弁會上有五采三采二采玉璫象抵唯不言士之皮

弁有此等之飾案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是也云積猶辟也以此素為裳辟蹙其要中者案辟即喪服注所謂

辟兩側空中央也此之謂辟積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唯喪服三辟積也輔氏廣云禮服取其文正故裳用正幅而入身之要為小故於要

之兩旁為辟積即今服摺也賈疏云素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即此文之等是也畫繪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云繪事後素之

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今並存其說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者雜記曰朝服十五升此

皮弁衣雖無文亦與朝服同可知故云亦也皮弁色白衣白色白是象之也鄭注士喪禮皮弁服亦云白布衣敖氏謂皮弁服用絲衣與

鄭異吳氏絨江氏筠褚氏寅亮皆以為可從禮經釋例云考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

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為二服孔氏正義

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今

案據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用布衣其說有自來矣當以鄭注為正
釋例又云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饗饋覲禮郊勞士喪
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今案此皆見於經而可考者也
至於聘禮受饗饋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饋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
皮弁服案此經無明文注意蓋以受時皮弁則

拜亦皮弁是拜饗與饋據注亦用皮弁服也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

可也緇帶爵鞞 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
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

玄黃者天地之雜色天玄而地黃士皆爵鞞為鞞其爵同不以
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鞞

曰玄端又卑於皮弁陳之在皮弁服南初加時所服也玄端即玄衣
端者取其正也金氏榜云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後鄭云衣袂二尺

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是謂玄端對朝服以上侈袂
者得名乃次於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德裳者為端對深衣

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玄端通稱今案樂記言端冕
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玄端皆可稱端但

此經所陳則次於朝之服也玄裳黃裳雜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
服特牲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鞞與此同李云可

也者二等士惟其所宜服者陳之裳雖有三而用爵鞞亦雜色
也帶有二大帶以束衣革帶以繫鞞繫佩舉鞞則有革帶可知今案

玄端不言冠者平時玄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也不言屨者下經云玄
端黑屨二等裳皆用黑屨者以玄裳為正也禮經釋例云朝服注素

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注朝服素鞞白屨燕禮記燕朝服于
寢注同然則玄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鞞黑屨者玄端服也
玄冠玄衣緇帶素裳素鞞白屨者朝服也此玄端與朝服之分也○
注天地之雜色毛本色作也嚴徐本俱作色識誤云鄭氏正引易文

不必改也為色也字近色傳寫者誤耳校勘記云案漢時六經異文甚多張說未確今案黃氏丕烈亦以嚴本為不誤云此莫夕於朝

之服者吳氏疑義云據賈疏引左傳昭十二年子革夕衰十四年子我夕本非常禮左傳亦無夕時玄端明文據玉藻朝玄端夕深衣則

玄端為大夫士私朝之服也今案玄端所用其廣詳下云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者玄端朝服皆用緇布衣其裳則朝服用素裳玄

端用玄裳黃裳雜裳是易其裳也然朝服用素鞞白履玄端用爵鞞黑履則鞞與履亦易矣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特性記

注同蓋以上有中下三等故制三等裳以別之玄尊於黃而黃為純色又尊於雜也此乃士之正服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

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云雜裳者前玄而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天玄而地黃者鄭以言雜必非一色故知前玄後黃而引

易為證也褚氏云天玄而地黃陽前而陰後故玄必在前黃必在後玄之幅必三黃之幅必四不可易也敖氏乃謂雜裳亦可前黃後玄

謬甚云士皆爵章為鞞其爵同者朱子云其爵同三字未詳盛氏云案注云其爵同者謂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子男之士曰不命也士雖

有上中下三等而其爵則同故皆以爵注為鞞云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者此服冠時以配緇布冠則陳於皮弁服之南者

乃為緇布冠陳之不得名玄冠服矣故空其文而但云玄端也江氏承云朝服玄端及深衣皆用玄冠雖不為緇布冠陳亦不可以玄冠

名服云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者此皆為玄端服之鞞鄭引以證經之爵鞞也詳前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下禮經釋例云凡

士冠禮賓主人兄弟擯者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玄端士昏禮使者主人婿從者皆用玄端鄉飲酒鄉射之禮息

司正皆用玄端士祭禮筮曰筮尸宿尸宿賓視濯視殺正祭尸主人者祝佐食皆用玄端今案此皆見於經而可考者也玄端有用緇裳

昏禮納采使者玄端至注云有司緇裳賈疏以緇裳即玄裳也玄端
有用緇鞞者見冠禮兄弟畢袵玄注蓋玄端而緇鞞則謂之袵玄也
又朝服亦有緇鞞者詳特牲記釋例又云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
賓爲期皆用朝服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聘禮本國君授使者幣
使者受命及釋幣于禰拜儀聘畢使者歸反命賓至所聘之國展幣
辭饗餼問御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主國之君使御郊勞宰夫設
餼致士介餼御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餼幣皆用朝服士正祭
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大夫祭禮皆用朝服案此亦皆見於經
而可考者也至既夕記云復者朝服又云道車載朝服則亦士禮用
朝服者今備錄之○禮經釋例云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端即玄端小相即未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於列邦
但願服士服爲諸侯之未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
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
禮諸侯當服裊冕豈有玄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
學可笑如此釋例又云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
一也皮弁服二也玄端三也玄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玄端即
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云
祿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即玄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事章弁
服一也蓋章弁稍次於爵弁或衣裳小異猶玄端之於朝服故言章
弁即兼爵弁也又云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
氏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
冠弁即朝服也言朝服則兼玄端矣今案爵弁章弁爲二服辨見前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

組紘纁邊同筮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

儀禮正義 一 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纒亦由固頰爲

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滕薛名國為頰屬猶著纒
 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鞞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
 有笄者屈組為絃垂為飾無笄者纒而結其條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
 纒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凡六物隨方曰篋 **疏** 云此所陳者飾冠
 之物非謂冠也此說是下文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篋則冠弁各
 用篋盛之不在篋矣詳下敖氏云經言纒於缺項二笄之閒以見三
 加同一纒也案下再加之時云正纒如初則不易纒矣缺項纒纒笄
 絃同篋貯之者待冠時隨各冠取用也 **注** 結項中賈疏無中字屬
 猶著著下通典有也字今之幘梁也集釋無也字今俱從嚴本足以
 鞞髮鞞釋文作支識誤云士昏禮注之縞髮釋文亦云本又作支不
 為支則為紹今之為鞞未知孰據校勘記云案說文鞞劍衣也弋弓
 衣也二字音義相近故古多通用如六鞞一作六弋是也支本訓滑
 因弋而轉為支從省也縞則鞞之俗字今案集釋作鞞與嚴本同不
 誤謂此上凡六物嚴本徐本通典集釋俱如是通解要義毛本此下
 俱有以字釋文摘以上二字為音張氏識誤遂改此為以豈此以二
 字不宜並存歟黃氏謂嚴本不誤今從之 **云** 缺讀如有頰者弁之
 頰者段氏云毛詩有頰者弁傳云頰弁貌鄭注禮時未箋毛詩云著
 頰圍髮際云頰象生於卷幘則頰是一物非為弁貌蓋注禮多用三
 家詩三家詩或釋頰為篋也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
 隅為四綴以固冠也者皮弁爵弁有笄而緇布冠無笄故於冠武下
 別制頰圍髮際結於項中謂之缺項缺與頰同其上四隅綴於武以
 固冠也缺項惟緇布冠有之玄冠則不用而纒屬於武矣是以內則
 不言缺項然則缺項自別為一物若如後儒解項為冠項讀缺為如
 字謂當冠項之處有不合者故名缺項則缺項即指冠言之下屬於
 缺者即屬於冠何以冠在篋而纒在篋乎其說必不然矣云項中有
 纒亦由固頰為之耳者此申上結項中之義也纒即結也項中有結

亦以固頰耳云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者是舉漢法爲
況廣雅纒幘幘也纒與卷同釋名云幘蹟也下齊眉蹟然也急就篇
注云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獨斷云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
所服也續漢書輿服志云未入學小童幘句卷屈者示尚幼小也王
石臞先生諱念孫廣雅疏證云卷與頰一聲之轉也胡氏承珙云輿
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此亦以頰爲固
冠之物名也云滕薛名齒爲頰者劉氏台拱端臨遺書云案齒各本
誤作齒釋文亦誤釋名云齒恢也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
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幌飾形貌也字從竹亦從巾作幘滕薛在漢
爲魯之南境劉熙以頰爲魯語與鄭合段氏又云今本齒從艸作齒
誤廣韻十八隊齒篋也亦作櫛然則齒卽說文櫛字廣韻別出齒字
引儀禮此注作齒由禮注轉寫誤耳鄭知缺訓齒者以經云青組纓
屬于缺知之近敖繼公江慎修戴東原氏讀缺項如字今案敖說雖
與鄭殊然謂別以經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則猶以缺項爲固冠之
物也自萬氏斯大謂冠後兩開不相屬爲缺項吳氏廷華蔡氏德音
盛氏世佐因之皆以缺項卽冠後非別有一物說愈紛而義愈遠矣
沈氏彤亦辨萬說之誤當以鄭注爲正屬猶著者謂屬與著同以物
相連附之名經云青組纓屬于缺者謂以青色之組二條爲纓著於
缺項之兩旁冠時垂於頤下結之也云纒今之幘梁也者亦舉漢注
爲况開元禮義鑑云古者以黑緇爲纒先髻髮而後加冠幘卷梁故
鄭引漢法申之漢書注纒織絲爲之然則緇纒卽以緇色緇爲纒也
纒所以髻髮江氏永云纒卽內則之緇古人不露髮必髻而結之繞
爲髻乃著冠云終充也者古布帛每幅闊二尺二寸廣終幅者謂充
其幅之闊以爲廣而長則六尺也云足以髻髮而結之矣者謂纒之
廣長足以髻髮而結之內則疏引盧氏云纒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
疊而用之是也云笄今之簪者釋名云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

文選招隱詩注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又謝靈運詩注簪以玉為笄也古曰笄今日簪是也天子諸侯以玉為笄大夫以下蓋用象為之喪

事則用櫛笄榛笄詳喪服記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者案有笄者為皮弁爵弁也二弁有笄加冠後以笄橫貫

之以固冠用組為紘以一條繫於笄左頭繞頭下自右屈向上仰屬於笄繫之有餘因垂為飾故雜記注冠有笄者為紘也無笄者即緇

布冠也纓說文云冠系也餘詳上云纁邊組側赤也者纁是淺赤色謂組以緇為中以纁為邊而織之故云組側赤也云同篋謂此上凡

六物者缺項青組纓屬于缺共為一物緇纁為二物皮弁笄為三物爵弁笄為四物緇組纁纁邊皮弁爵弁各一則為二物是六物也云

隋方曰篋者篋與匣同說文匣藏也匣或從竹作篋史記正義篋箱類也云隋方者蓋長方而不正方故釋文云狹而長也 櫛實

于篋也 **疏** 正義曰櫛所以理髮內則釋文云櫛梳也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段氏注云疏者為梳密者為比玉藻曰櫛用

櫛櫛髮晞用象櫛據孔疏以櫛為白理木象為象牙是櫛有二此蓋用象櫛與 注云篋篋也者篋篋皆竹器鄭注曲禮及論語俱云圓

曰篋方曰篋此乃訓篋為篋者亦對文 蒲筵二在南 **疏** 正義曰異散則通也實于篋者謂以篋盛櫛也 蒲筵二在席 **疏** 正義曰

者此筵以蒲葦為之二者賈疏云一為冠子即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為體子即下云筵于戶西南面是也在南者程氏恂云通指

上篋在服南次篋次筵筵最南也 注云筵席也者謂筵即席也鄭注周禮序官司几筵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蓋初鋪在地一重為筵

其上重即謂之席義取相承藉也又布席亦謂之筵詳下文筵于東序下釋名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 側尊一甌醴

在服北有篋實勺罍角枌脯醢南上 **疏** 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

篚竹器如笊者勺尊斗所以刺酒也爵三升曰觶枳狀如匕疏正義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古文甒作甒疏曰注

勺尊升嚴本及各本皆作升金氏曰追儀禮正譌云賈疏謂此尊料刺酒者也是注升本作斗後魏以來字多別體升斗字幾不辨故致

誤如此黃氏丕烈儀禮校錄云沈氏彤校正作斗今從之又所以刺酒也集釋單疏要義毛本俱作刺嚴本作刺黃氏云刺蓋刺之壞字

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者側與特皆訓獨故云無偶也張氏惠言賈謂禮之大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此側尊昏禮側載

聘禮側襲之類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案聘禮禮賓公側受几于序端注不言側義其文與側授宰玉正同亦是無偶

之義非旁側也凡儀禮一經側字皆作特訓今案側亦訓旁見廣雅釋言側亦訓邊見史記索隱玉藻大夫側尊用楸士側尊用禁鄭無

注孔疏亦以旁解之然此經之側當依張說爲是又云側者無玄酒者古人設尊多用兩其一係玄酒卽明水示不忘古玉藻曰凡尊必

上玄酒是也此則無玄酒但用一尊故云側云置酒曰尊者置酒謂之尊猶布席謂之筵皆是陳設之名非謂酒器側尊一甒醴猶言特

設一甒醴耳甒是盛醴器名方言甒罌也周魏之閒謂之甒鄭注既夕云甒瓦器禮記禮器曰君尊瓦甒孔疏云此瓦甒卽燕禮之公尊

瓦大也詳燕禮禮經釋例云凡醴尊皆設于房中側尊無玄酒案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又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是設於房中也

士昏禮亦云側尊甒醴于房中是醴尊皆在房中也醴事實而禮盛故特尊無玄酒也亦有不尊於房中者聘禮記醴尊于東箱瓦大一

有豐是聘禮主君禮賓醴尊則在東箱也亦有不側尊者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此是反吉以醴代玄酒故醴酒並設

不側尊不於房中非醴尊正例也敖氏云醴尊設於房臣禮也國君則於東箱蓋據聘禮記言之云服北纁裳北也者此上陳三服先陳

爵弁服而纁裳最在北故知在服北為在纁裳北也云篚竹器如冬者案三禮圖引舊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冬今案說文篚只作匪而篚則訓為車冬段氏注云釋器曰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竹前竹後許所謂車冬也冬之言櫪也言其聆矚也然則篚蓋竹器之疏櫪而不密者故鄭云如冬也許書專以篚為車冬字而篚匪之匪不從竹後世篚匪字多用篚故段氏云匪篚古今字又云漢書作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方曰箱隋曰棐隋者方而長也又案三禮圖謂篚有蓋以儀禮諸篇考之似未確此經云實勺解角柶少牢云勺爵觚解實于篚又鄉飲酒有上篚下篚皆以盛爵又燕禮大射君臣異篚其單言篚者臣篚也言膳篚者君篚也注云言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堂下之篚常設於洗西堂上之篚設於尊南此篚設於房中則在尊北篚近洗者便於取爵以洗近尊者便於取爵以酌凡皆盛酒器之篚也又士虞禮有盛食之篚又有盛玉幣之篚孟子所謂實玄黃於篚是也云勺尊斗所以酌酒也者斗與料同賈疏云案少牢壘水有料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壘料所以酌水則此為尊斗所以酌酒也今案詩賓之初筵賓載手仇鄭箋仇讀曰酌酌者挹酒於尊之名詳少牢司宮撫豆籩勺爵觚解下云爵三升曰解者爵是飲器之大名對文爵與觚解角散有異散文亦得通稱爵故注主爵言之三升曰解詳特牲記云柶狀如七以角為之者欲滑也者鄭司農注周禮玉府云角柶角七也說文七部云七一名柶木部柶下云禮有柶柶七也廣雅柶匙七也是柶亦名七鄭不直云七而云如七者蓋見十七篇中扱醴扱釧用柶而七飯七牲體用七二者自當有異下文云加柶覆之面葉又云加柶面枋則柶有葉有枋注云葉柶大端張氏爾岐云柶類今茶匙葉即匙頭或云柶之盛物處謂之葉然則柶頭亦當為淺斗狀以挹物其形有似於七視七飯七牲體之七為小耳故鄭不直云七而云如七

也段氏說文注云常用器曰七禮器曰柶此說似未確王氏廣雅疏證云柶有禮柶有銅柶吉事用角柶喪事用木柶士冠禮角柶士喪禮東方之饌其實醴酒角解木柶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銅皆有柶三禮圖引舊圖云柶長尺橫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今案喪禮楔齒用角柶者以始死時喪具未備故仍用生人吉時所用之柶也三禮圖又謂醴柶用角爲之銅柶用木爲之然士喪禮醴柶亦用木則其說不足據矣禮經釋例云凡扱醴扱羹之器皆曰柶士冠禮賓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國之君醴聘賓扱再祭是扱醴之器謂之柶也公食禮賓祭正饌扱上銅以柶徧搗之注扱以柶扱其銅菜也士虞記銅莧有柶少牢禮尸飯之先設羊豕兩銅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銅莧以祭豕銅嘗羊銅有司徹主婦獻尸尸坐以羊銅之柶挹羊銅莧以挹豕銅是扱銅羹之器亦謂之柶也士虞特牲尸入但云祭銅嘗銅不云扱以柶者文不具也醴有糟銅羹有菜故皆以柶扱之今案七制詳少牢廩人扱甑獻七下云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者籩豆卽脯醢也李氏云一籩一豆者籩實脯而豆實醢今案脯醢亦詳少牢司宮扱豆籩下程氏瑤田云案饌於西墉下服南篚籩南簞簞南筵服北尊尊北篚篚北籩豆云古文甑作甗者無是門無兩下爲之段氏云古文甑字少假借故以無爲甑說文瓦部不錄甑者從禮古文也小戴記四十九篇多從今文是案廣雅云甗瓶也甗旁瓦乃後人所加後人又省作甗耳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爵弁者制

但無纁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

吏冠其遺象也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疏正義曰宋本釋文云

者有司也址在堂角古文匱作纂姑作檐疏匱本或作算校勘記

云通典作算與或本合今本釋文算誤作纂段氏云史記鄭莊傳魄

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竹器疑算即匱之假借注玉璣嚴本璣

作璣通解楊圖同周禮弁師釋文云璣本亦作璣是二字通又無玉

象邸飾汪氏中云邸字疑衍又古文匱作纂姑作檐毛本兩作字俱

作為徐本上作字作下作為嚴本集釋俱作纂釋文要義毛本

俱作纂嚴徐集釋俱作纂檐嚴本毛本俱作檐釋文作檐張氏識誤

云廣韻檐與簷同挽謂之姑故或為檐今從檐非也校勘記云釋文

檐今本亦誤作檐黃氏校錄以嚴本作檐為誤段氏漢讀考胡氏承

玳亦皆以檐為誤今作檐○冠弁是禮之主重於他服故執之而不

陳且他服適房自著而已冠弁必俟賓加之故執以待事各一匱則

執之各一入西北南者堂廉西頭之南在堂下也執匱者賓未入南
面賓升堂則東面向賓也東上謂執爵弁匱者在東皮弁縹布冠
以次而西東面則以北為上不言北上者省文也注云爵弁者制
如冕黑色但無纁耳者周謂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
采纁十有二鄭注纁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每一而貫五采玉
十二旒則十二玉也鄭以爵弁之制與冕大同唯無纁旒為異吳氏
疑義云上注言爵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緌下纁屨注則以為與纁同
色此又第以為黑色者蓋因弁師五冕皆玄此注既以為如冕故以
黑言之不覺自為矛盾耳云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笄
者弁師文鄭注會縫中也璣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
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云諸侯及孤卿大
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者亦弁師文此鄭引以證皮弁之制也
云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者鄭蓋據各以其等為之文推之
弁師注又云皮弁則侯伯璣飾七子男璣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璣飾

四三命之獅璣飾三再命之大夫璣飾二玉亦二采故知降殺至士無玉象飾矣云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者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故鄭云今小吏冠其遺象今謂漢時也韞氏云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大夫士無緇諸侯始加緇布冠績綉自士已上冠訖則敝去之不復著也然庶人猶常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謂彼都邑人有士行者以緇布為冠撮持其髮今案詩毛傳緇撮緇布冠也云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者說文匱淥米數也淥米之數非可以盛冠許蓋與鄭異義廣韻匱冠箱也一切經音義三引風土記云笈如冠箱而卑者也云執之者有司也者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故知有司是執事之人此執匱者即有司也云坵在堂角者禮坵有四爾雅坵謂之坵郭注在堂隅與此注坵在堂角者同既夕記曰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據此則坵當在東西堂之隅蓋統一堂而論之必以東堂盡東西堂盡西之處為隅儀禮凡言坵者皆謂堂隅之坵一也明堂位曰反坵出尊此反爵之坵二也又曰崇坵康圭此亢圭之坵三也內則曰士於坵一此度食之坵四也反坵崇坵皆在廟中兩楹之間賈氏釋士喪禮云堂隅有坵以土為之又云或謂堂隅為坵則其說不能定矣江氏永云堂之四隅即為坵非別有土為之也反坵以反爵崇坵以康圭乃是燒土為之案論語皇疏云反坵築土為之形如土堆禮記疏略同江說是矣度食之坵在寢內亦當以土若木為之云古文匱作纂坵作檐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竹部簣字注云竹器也从竹贊聲讀若纂此當與纂同字今案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簣鄭注簣籩屬也則非盛冠之物矣又檐者屋檣聯不在堂角故鄭於此二字俱從今文不從古也

右冠日陳設

主人玄端爵鞞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士入席之服也阼猶

也堂東西正義曰主人言玄端爵鞞不言裳者以三等士皆用此

牆謂之序禮冠子裳有玄黃雜之異故不言也必言爵鞞者見其

為玄端也若緇鞞則不得名玄端如下兄弟服是也張氏爾岐云主

人服此服立阼階下以待賓至其立處與堂上東牆相直注云玄

端士入席之服也者案特牲士祭用玄端故知為士入廟之服此冠

禮行於廟故服玄端也不言冠者方氏苞云篇首朝服用玄冠則玄

端之冠不待言矣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者說文阼主

階也段注云階之在東者東階謂之阼階猶西階謂之賓階有主賓

相酢之義故注以酢釋之二云堂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云東西

牆謂之序鄭加堂字於上者見儀禮經內所言東序西序乃堂上東

西牆之名也兄弟畢袵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

也袵帶鞞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

正義曰王氏困學紀聞云案

後漢書輿服志秦郊祀之服

皆以袵玄蓋袵字誤為袵釋文之忍反亦誤段氏云案經注袵字皆

袵字之誤參與勻篆體易說文衣部曰袵玄服也从衣勻聲今本

譌為袵參聲賴文選閑居賦注可證今案袵當為袵王段說是也胡

氏承珙說亦同九經古義禮經釋例亦皆以袵為袵注云兄弟主

人親戚也者謂親族端戚也古人通謂昏媾為兄弟則兄弟兼外媾

在內云畢猶盡也者爾雅釋詁云畢盡也云袵同也玄者玄衣玄裳

也緇帶鞞又云古文袵為均也者案昏禮女從者畢袵玄袵亦當為

袵彼注云袵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段氏云注以同釋袵以同玄釋

袵

衿玄者此據其字之從勻而言衿均字皆取勻會意不從古文作均者經言衣服則字從衣爲切近也許釋衿爲玄服而鄭不同者許蓋禮家舊說也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等皆爲衿服賈云衿同也劉逵注吳都賦亦引左氏衿服振振注衿同也杜注左傳云戎事上下同服此說衿皆同鄭也服虔注左傳云衿服黑服也見闕居賦注此說衿同許也鄭於此經不釋衿爲玄者經云衿玄必二字各義倘衿亦訓玄則但言玄可矣月令孟冬乘玄路注曰今月令曰乘衿路似當爲衿則衿可訓玄鄭未嘗廢其說惟此儀禮之衿字作衿而義同均字從今文義從古文也胡氏承琪云左傳均服振振釋文云均字書作衿漢書律曆五行二志引皆作衿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衿衿高誘注云衿純服衿黑齊衣也是衿本純服之名純服者謂衣裳同色非衿卽是玄此經畢衿玄謂兄弟皆服玄衣玄裳純玄之服爲衿玄故鄭訓衿爲同周禮司几筵疏引賈逵左傳注訓衿爲同呂覽悔過篇今衿服回建高誘注亦云衿同也皆與鄭合今案衿訓禪不訓同經文若作衿則注義不可通矣故知爲衿之誤也鄭兼言緇帶鞞者緇與玄近不獨衣裳玄而帶鞞亦玄以見上下皆玄之爲同玄義與昏禮注正同也云位在洗東退於主人者主人立於堂下直東序兄弟立於洗東直東榮而皆西面是退在主人後也云不爵鞞者降於主人也者上文主人玄端爵鞞今兄弟不爵鞞而緇鞞是降於主人也禮經釋例云玄端用爵鞞若緇鞞則謂之衿玄其服又次於玄端矣程氏洵云經特起衿玄之文爲不爵鞞言之猶昏禮女從者畢衿玄爲不纁紒言之也○方氏苞云玉藻無君者不貳采謂未仕及去位者衣裳上下同色也此兄弟蓋未仕者衿玄卽所謂不貳采也衆皆衿玄卽闕有已仕者亦降服以從同故曰畢也敖氏謂盡服玄端則經文宜曰畢玄端此經於主人擯者之中特揭衿玄而昏禮於從者曰畢玄端於女從者曰畢衿玄則異制明矣今案敖氏之

說沈氏形褚氏寅亮亦皆駁之是也至不貳采之義周氏學

健及沈氏說俱與方可備一解惟皆不知衿為衿之誤耳擯者玄

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禮者是也與主人同玄端不必同裳故略

之下贊者玄端亦然注云東塾門內東堂者詳前具饌于西塾下

敖氏謂塾之崇過於堂褚氏駁之云塾基必稍高於門故有門堂之

稱然必卑於正堂斷無反崇於堂之理又云東塾西塾遙與東西堂

不相直其廣也與東西房等廣於東西堂四之一云負之北面者以

向主人也負背立也詳觀將冠者采衣紛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

禮天子衾冕負斧依下禮天子之節也紛結髮古文紛為結正義曰在房中亦謂在房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內耳非謂在房東西之中

東髮皆朱錦也紛結髮古文紛為結也南面則固當戶而立矣然據特牲鄭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則房戶不正當房南壁之中孔氏廣森禮學厄言謂東房戶必近西

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是也然則在房中南面者謂在所陳器服之東南面而立也○注童子之節也節毛本作節嚴徐集釋楊敖俱作節校勘記云案作節與玉藻合云采衣未冠者所服者言采衣為童子未冠者之常服故將冠時服此以待也云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東髮皆朱錦也者彼注亦引此經為證孔疏釋節為禮節又云緇布衣者謂用緇布為衣錦緣錦紳并紐者謂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為紳帶并約帶之紐皆用錦也錦東髮者以錦為總而束髮也皆朱錦者言童子所用之錦皆朱色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云紛結髮者謂結髮為之盧氏植云童子紛似刀環敖氏云紛露髮為紛也凶時謂之鬻吉時謂之紛內則言男子未冠者亦用纚此乃紛者為將冠去之又云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裳則是

連裳於衣如深衣制也云古文紒爲結者段氏云案說文糸部有結無紒此從古文不從今文也是以說文糸部紒臥結也壘喪結也紒簪結也字皆作結紒結古今字皆即後世髻字鄭君從今文是以少牢禮注周禮追師弁師注禮記雜記注皆作紒與說文異

右主人以下卽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外**疏**正義曰賓如

同也贊者玄端義詳前擯者玄端下從隨也從之謂從賓而至於主人門外也吳氏章句云凡言贊者皆謂賓贊冠者王氏士讓云是時

衆賓亦從之西方東面北上主人之贊者先時已入不隨賓入也○注末外字嚴本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有敖氏無今案經云立于外

門之外則門外義已明注特釋外門二字耳敖是也今仍嚴本而附辨于此云外門大門外者曲禮孔疏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

士二門所謂二門者大門寢門也是大門對寢門爲外門擯者告者矣此冠禮行於廟則對廟門爲外門故云外門大門也

出請**疏**正義曰注云出請入告者謂出請事於賓入告主人也褚氏入告云敖謂此賓乃主人戒宿而來故不出請事蓋破注出請之

言今案經言擯者告省文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左東也耳其實亦當出請敖說非

爲左入以**疏**正義曰此門即大門也禮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東爲右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案禮之通例大綱則迎

於大門內外細目則迎於廟門內外此例以大門爲主而以廟門附注之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外門大門主人迎出門左士相見

禮主人出迎于門外此門亦大門此賓主人皆士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東帛勞賓迎于舍門之外此卽所舍之大門外又卿致館賓迎再

拜此即所館之大門外又君使卿歸饗饋賓迎於外門外賓使者賓
 出迎則迎于廟門外又賓問卿迎于外門外又君使卿還玉賓迎于
 外門外還璋報享賓迎則皆於廟門外考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
 者是聘賓卿也此賓主人皆卿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迎賓於門外
 此大夫兼卿而言此賓主人皆大夫覲禮王使人勞侯氏迎于帷門
 之外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考郊勞使大行人見鄭注
 賜車服使諸公王臣與侯氏皆天子臣也皆賓主人相敵者故皆迎
 于大門外也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注公不出大門
 降於待其君也禮賓公出迎賓敖氏繼公日出廟門也公食禮賓朝
 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注不出大門降於
 國君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注四方之賓
 謂來聘者也考公則主國之君賓則異國之臣皆主人尊者故迎于
 大門內也聘禮執圭行私覲賓皆入廟門公皆在廟門內惟禮賓
 公出廟門迎又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
 禮賓經云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此使者注謂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
 來者又親迎婿至于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又云主人玄端迎于門
 外此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而迎于大門外以賓客接之故
 盛其禮也鄉飲酒禮主人一相迎于門外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
 於庠門之外此經云一相迎者疏謂主人於羣吏中立一相使傳賓
 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賓於大門外也鄉射禮賓及門主人一相出
 迎于門外與鄉飲酒禮同考鄉飲酒主人諸侯之鄉大夫也鄉射主
 人州長及鄉大夫也而賓皆處士賓主不敵而迎于大門外者尊賢
 故具賓主正禮也鄉飲酒禮賓若有尊者主人迎注主人迎之於門
 內也鄉射禮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主人降注迎大夫於門內也
 不出門別於賓此遵者是諸公大夫賓主人相敵而迎之於門內者
 辟正賓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婿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注

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敖氏云答拜不言再可知也注云左東也

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者李氏儀禮釋宮云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

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鄉大夫皆入門右是也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

于席門之右是也闐東曰闐右亦入者言之也案特牲注與此注義正同禮經釋例云士相見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為右以東為左入則

以東為右以西為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蓋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主人之位常在東故入門右即東也賓之位常在西故入門左即西

也士虞記餞尸尸出門右即出門西也考門制二扉之閒有一闐入門左者由闐西入門右者由闐東也今案以上皆泛言賓客出入之

法若臣之見君則出入皆由闐東曲禮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闐右是也詳後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

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疏正義曰注云贊者賤揖之而已者對上主人迎賓再拜於贊者揖而不拜是賤

於賓也云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者前拜賓訖今又揖賓是為將先入道之也云贊者隨賓者以後更不見與贊者行禮之文故知隨賓入

也經但言主人先入不言賓入又不言入門左右者省文禮經釋例云凡入門賓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案士相見禮賓奉摯

入門左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鄉射禮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又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聘禮賓入

門左此大門也及席門納賓賓入門左皆入門左又行享賓入門左此皆席門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此大門也卒食賓入

門左此席門是入門賓皆入自左也又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有司徹主人揖先入門右敖氏繼公曰凡主人與客揖而先入皆入門

儀禮正義 一 三七 中華書局聚

右也是入門主人皆入自右也至於士冠禮迎賓主人與賓揖先入注先入道之士昏禮納采主人迎賓揖入大門廟門同親迎主人揖

入賓執鴈從鄉飲酒禮賓至主人揖先入鄉射禮賓至主人入以賓揖先入聘禮郊勞賓揖先入此時勞者為賓賓為主人勞者奉幣入聘

公揖入禮賓公出迎賓以入歸饗餼賓迎于外門外揖入及廟門賓揖入此亦賓為主人還玉同大夫奉束帛入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

大夫先入及廟門大夫揖入賓奉束帛入還玉賓帥大夫以入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公揖入賓入經不云左右者文不具也其實皆賓入

門左主人入門右也又凡入門經皆書主人在先賓在後是知皆主人先入也經或云先入或但云入亦文不具也曲禮曰凡與客入者

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每曲揖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即此例矣

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疏正義曰注云周左宗廟者周禮小宗伯文曲揖直席將北曲又揖疏鄭言此者以見席在寢東入大門必曲行

乃得至席也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席將北曲又揖者曲折也蔡氏德晉云凡廟在大門內之東入大門折而東行為一曲望廟門折而

北行為二曲故入外門將東曲主人與賓揖直廟將北曲主人與賓又揖是為每曲揖也聘禮行聘時賓入大門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又

賓問卿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諸侯三門廟在中門內固有每門矣大夫與士同二門彼言每門此不言每門者大夫三廟廟門外當更

有都宮之門士無之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疏入門將右不言每門也餘詳聘禮

曲揖當疏正義曰至于廟門揖入此廟門外之揖也三揖至于階此碑揖疏廟門內之揖也禮經釋例云冠于廟案此云至于廟門

揖入上云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下云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皆不云何廟惟筮于廟門注廟謂禰廟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

不云何廟惟筮于廟門注廟謂禰廟則經所云廟者皆指禰廟而言

是冠禮行于禰廟也。敖氏云：揖入主人揖而先入門右西面也。賓入門左贊者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注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者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案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士昏禮納采使者至至廟門揖入三揖。注：入三揖者至內齋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禮主人與賓三揖。注：三揖者將進揖即入門將右曲揖當碑揖。即將北曲揖陳堂塗也。陳與門不相直故入門必再曲然後當陳也。當碑揖士冠禮疏云：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大節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是知三揖據此而言也。昏禮及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為三揖義不異也。案聘三揖小異詳下。又士昏禮親迎至于廟門揖入三揖。鄉射禮主人以賓三揖。皆行皆無注亦此三揖也。又聘禮三揖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據上文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與鄉飲酒鄉射賓主相敵並入者不同。此節疏文刊本錯誤不可讀。詳其意蓋謂入門將曲揖者公先在庭南賓既入門將曲揖主君賓既曲北面又揖主君二者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亦東面向堂塗曲而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齋相近而揖也。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注：每曲揖謂右曲揖北曲揖當碑揖相入偶亦是公先揖入賓後入主尊賓卑與聘禮立于中庭小異。又聘禮主君使鄉歸聘賓饗餼之禮及廟門此廟門謂聘賓所舍之廟也。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此賓主相敵而聘賓先入者注以爲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謙也。疏云：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敵故賓在門內謙也。又聘賓問鄉鄉受于祖廟賓主相敵及廟門亦大夫先揖入然後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竊謂主人先入道賓也。凡禮皆然似

不必別求其義也釋例又云案堂塗與門不相直而與階相直故主人入門至內霑將右曲就堂塗則賓主必相背故揖既至堂塗俱曲而北面則賓主又相見故再揖當碑則將及階矣故三揖非此固無緣相揖也敖氏曰三揖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與注乖違不可從也今案程氏恂褚氏寅亮亦皆以敖說為非又經云至于階三讓鄭無注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讓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案聘禮歸饗餼至于階讓注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疏云三讓三辭成也今有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又云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饗餼如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問鄉節注亦云古文曰三讓鄭不從古文也是凡升階皆讓也士冠禮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禮納采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是賓主敵者俱升也又昏親迎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不相鄉亦尊卑法鄉飲酒禮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大夫賓士此賓主不敵而亦俱升者盛其禮尊賓使與敵者同也鄉射禮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注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聘禮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禮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觀禮郊勞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注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疏云以帷宮無堂可升是賓主不敵者不俱升也聘禮歸饗餼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大夫即歸饗餼使者也又聘賓賓

歸饗餼使者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注賓先升敵也賓謂聘賓此時聘賓為主人蓋歸饗餼時大夫奉主君之命來則使者尊故大夫先升已致命訖則賓尊故聘賓先升也又聘賓問鄉之禮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大夫主國之鄉也注賓先升使者尊此皆賓主敵而不俱升者尊其君故尊使者也又士昏禮疏云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考鄉飲酒經文但云主人升無一等二字與鄉射不同疏說誤也釋例又云有司徹迎尸俯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俯升自西階注沒雷相揖至階又讓此既祭饋尸之禮與賓客略相同也又曲禮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蓋古經師釋禮之辭亦可與經相證也

西序東面 主人賓俱升立相鄉 **疏** 正義曰序端序頭賓不言升省文注云主人賓俱升立相鄉者以經云西面東面知之

也俱升義詳上節敖氏云主人立於序端北當序也賓在西序負序也主人不立於東序者辟子之坐且不參冠禮也褚氏云賓蓋在西序端也文省耳此非昏禮之賓安得在主人北敖氏蓋欲破注相鄉之說而誤盛氏云序端不言東西序不言端文互見也今案盛氏文互見一語最明下經云筵于東序少北注云少北注云少北辟主人則序端之位安得云辟子乎敖說非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疏** 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疏** 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古文盥皆作淙 **疏** 正義氏瑤田云汪肇濳謂經文是贊者盥升為句無于洗西三字三字乃注譌入經者案此說精確觀賈疏無正文句可見當據疏刪正浦氏

鐘云于洗西二字衍賈疏云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若經有此三字便是正文何云無也戴氏震說同案唐石經及各本皆有此三字未

儀禮正義 卷一 三九 中華書局聚

敢據刪然諸家之說自確也○注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者朱氏大韶云儀禮詳校載汪肇濂說曰注本以此二句釋經盥升二字若謂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則方位不相當矣段氏經韻樓集曰賈疏以洗西句絕甚誤注盥於洗為句西字下屬贊者是賓黨不當入門而右洗在東故知自西而東仍自東而西也注於洗二字以明贊者之東大韶謹案此句補明經義也以經但云盥故云盥于洗西經但云升故云由賓階升知於洗西者以鄉飲鄉射皆主人盥于洗北賓盥于洗南故知贊者在洗西阼階惟主人升降其餘無論賓黨主黨皆由西階故知由賓階升今案汪說朱說是也洗是承棄水之物盥是別挹水於壘以沃之不於洗盥也若如段說以於洗為句則文義有難安矣敖氏云盥者重冠禮故將執事而自潔清也盥于洗西者以洗西無篚故得辟正賓而盥於此也說亦通云立于房中近其事也者以繩笄櫛等俱陳於房待冠時贊者取以奠於筵端故知立於此為近其事也云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此贊冠者止一入而云南上明與主人之贊者為序主人敬客故尊之而在主人贊之上也朱子云贊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盛氏云此篇起宿賓節止醴賓節言贊者十有三言主人之贊者一而於始末二節特書曰贊冠者則凡不言者可知然其中有兼主贊言者此節是也兼故下言主人之贊者以別之有兼主贊衆賓言者醴賓節是也兼故下言贊冠者以別之今案盛說頗有分曉云古文盥皆作浣者胡氏承珙云案說文盥澡手也灑濯衣垢也灑或從完作浣是灑浣一字與盥義別此經之義當為澡手則盥是正字故鄭疊古文不從也

右迎賓及贊冠者入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于冠於

昨少北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者詳前宿贊

氏以主人之贊者為私臣褚氏云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冠

者止降賓一等耳其位亦不甚懸其非私臣可知云筵布席也者布

席謂之筵猶設尊謂之尊此筵為冠子也云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

於阼者鄭意以東序為主人之位而東序即在阼階之上故又引冠

義適子冠於阼以見著代之義筵于東序而西面則其位負東序矣

云少北辟主人者江氏筠云父於東序冠子而其位少北者則又是

子之義不敢正居主位猶父在之不由阼耳今案適子冠於阼

此經筵于東序是也庶子則冠於房戶之外詳後庶子冠節

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於房外正義曰注云南面立於房外之西者

母左知房外南面者皆於房戶外之西其房外之東則贊者奠纚筓

南當阼階矣云待賓命者下文賓揖將冠者即是命也

櫛于筵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正義曰筵南端者即東序筵之

奠於此以待用也

不言纚紘等物文不具也

纚筓同篋櫛實筓經但

言纚筓櫛則是已從篋筓取出其篋筓不在筵端可知也

注云贊

者賓之贊冠者前宿贊冠者注云佐賓為冠事者此奠纚筓櫛及下

櫛設纚皆在左冠之事故云賓之贊冠者也云奠停也者考工記匠

人凡行奠水鄭司農云奠讀為停是奠有停義故此及士昏禮坐奠

解注皆訓奠為停也云古文櫛為節者段氏云此從今文不從古文

者亦謂櫛為正字節為假借字也櫛周禮作櫛案注凡言皆者如上

實于簞不言古文作節至此言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

之則惟此一字古文作節耳

櫛設纚即就疏正義曰是時賓在西序端將冠者在房外蓋東北面

後如之理髮也櫛訖則以纚鞞之朱子云古人坐法以膝著地兩蹠向

也施陳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為賓將盥不敢疏正義曰注

為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者賓之降為將有事盥以自潔主人則以賓

與對皆有辭經記無文故未聞也注上辭字為辨受之辨下辭字謂

辭說之辭今多混作辭辨見聘禮記蔡氏德晉云賓辭辭以主人無

事不必降也主人對對以勞賓降盥不敢不從降也○禮經釋例云

凡禮盛者必先盥案士冠禮初加賓盥卒壹揖壹讓升再加賓盥如

初士昏禮婦至舉者盥又舅姑入于室婦盥饋此冠昏之盥也鄉飲

酒鄉射禮主人獻賓盥洗注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又云卒洗升復

降盥賓酢主人同又介酢主人降洗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為介酌

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盥洗卒洗升復降盥賓酢主人同又主人獻公

盥洗升此燕飲之盥也公食禮設正饌公降盥此食禮之盥也士喪

禮飯舍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盥凶事無洗但設盆盥而已

此喪禮之盥也士虞禮陰厭祝盥升又佐食及執事盥少牢饋食禮將祭

陰厭主婦盥于房中又云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少牢饋食禮將祭

士盥舉鼎又陰厭視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有司徹主

人獻尸降洗卒洗降盥此祭禮之盥也考士冠禮醴冠者贊者洗于

房中注盥而洗爵疏云凡洗爵者必先盥盥有不洗爵者此經直云

洗明盥手乃洗爵故鄭云盥而洗爵則經云洗爵者皆盥而後洗不

云盥者文不具也釋例又云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案鄉飲酒禮

主人獻賓取爵于篚降洗賓降注從主人也卒洗升復降盥賓亦降

賓酢主人賓降洗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如主人禮主人酬賓降洗
賓降升主人卒解復降洗賓降如獻禮主人獻介降洗介酢主人
入降洗主人復降階辭如初鄉射同唯無介燕禮主人獻賓此主人
以宰夫爲之降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賓降賓酢主人賓以虛爵降
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主人酬賓主人降洗賓降大射同有
司徹主人獻尸主人降洗尸侑降卒洗升復降盥尸侑降主人受尸
酢尸降洗主人降自降階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主人酬尸降洗爵
尸侑降卒洗尸升侑不升主人先卒解降洗尸降聘禮介面卿介降
拜大夫降辭此皆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也有司徹祭畢賓尸之禮
尸如賓侑如介則尸侑皆賓不似正祭時尸尊故亦與主人俱降如
鄉飲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不備升降之禮者衆賓卑也燕
禮大射主人獻公公不降者公尊也公食大夫禮公降盥賓降公辭
賓主不敵亦降者主君尊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卿獻大夫皆云主
人洗升不云降者蓋卿大夫之位本在堂下主人酬賓之後亦降復
位也獻士獻庶子不備升降之禮者卑也有司徹主婦獻尸洗于房
中不降者婦人之禮變於男子也聘禮歸饗餼聘賓僕使者賓降堂
受老束錦將以授使者大夫即
使者止注不降使之餘尊也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
揖讓皆壹者降於
初古文壹皆作一疏正義曰賓盥卒者盥畢也初位即東序端之位
以賓升即至筵前故也注云揖讓皆壹者降於初者初謂初升堂
時三揖三讓然後升此壹揖壹讓爲降殺於初也云古文壹皆作一
者胡氏承琪云一與壹古今文皆互用賈疏雖云一壹得通然鄭於
經文必從壹不從一者正以一爲奇數二爲偶數壹爲始初之義再
爲重複之詞故凡與二對舉者從一爲協與再對舉者從壹爲宜經
文有再讓無二讓有再拜無二拜明乎此可以知鄭意矣○禮經釋

例云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降洗賓
 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又降盥賓降卒盥亦壹揖壹讓升賓
 酌主人卒洗揖讓如初升降盥如主人之禮主人酬賓降賓降卒洗
 揖讓升主人卒解訖又降洗賓辭降如獻禮升鄉飲酒獻介鄉射獻
 導皆揖讓升降洗如賓禮升特牲主人獻賓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
 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是皆壹揖壹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降洗降盥皆賓揖先升主人乃升主人酬賓降洗卒洗亦揖升
 不讓鄉飲酒鄉射是賓主人正禮故揖讓俱升燕禮大射則宰夫為
 主人故賓揖不讓先升也公食大夫卒盥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此賓
 是異國之臣故公先升也有司徹主人降洗降盥尸侑亦降卒洗卒
 盥經但云揖不云讓禮殺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卒洗升有司
 徹主人受尸酢卒洗卒盥升主人獻長賓卒洗升皆不揖不讓禮又
 殺也燕禮大射獻鄉獻大夫獻士升不揖讓者盛禮不在己也至於
 鄉飲酒獻賓畢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獻介畢介降立於賓南獻
 眾賓眾賓之長升受者三人畢降復賓南東面位鄉射賓筵前坐正
 同但無介至一人舉解時始揖讓升蓋亦壹揖壹讓也

纒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正纒者將加冠宜親之
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

升一等則中等相正義曰筵前將冠者筵前也執冠者東面授則
賓西面受也授時亦以匱既授則以匱退注

二云正纒者將加冠宜親之者贊者既為設纒矣此賓復正之者以將
 加冠宜親其事也云興起也者謂既正纒而起立將降階取冠也云

降下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者禮器曰天
 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舊說士堂高三尺階三等

程氏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之則九尺之堂其
 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

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而士喪禮注乃曰盡階三等之上則不升堂者已踐廉矣張氏惠言云下文賓降三等受

爵弁注云降三等下至地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即堂廉也案公食禮大夫食賓受醬酒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注云

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筭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殿為限殿

以前即為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即為降堂降一等乃為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簷下為盡階不升堂然則堂更當崇於階乃有升降之節堂

高數尺但就階廉為度耳中等者中隔也謂不並等即為中等今案階三等程氏張氏俱以為為連堂廉言之是也此經賓降一等則在二

等之上執冠者升一等則在三等之上授者受者不並等而立即為中等然則注云中等相授即謂隔等相授張說亦是至程氏引喪服

小記中一以上段氏引中月而禫以釋此注中字謂中等為闕一等則階有四等矣恐非又鄉射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所謂

中等則當如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與復位程段所云也

贊者卒准容者行翔而前前興起也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疏正義曰項

冠之面也下皮弁亦云右執項左執前則此項非缺項明矣乃冠謂以緇布冠加於將冠者之首與謂賓也○注行翔而前謂容貌舒揚

作鏘云進容者行翔而前謂賓進至筵前特正其容儀為冠者取法也疏冠與踰同詳聘禮記此謂賓進至筵前特正其容儀為冠者取法也

云至則立祝者此釋經乃祝之文謂先祝而後加冠也云坐如初坐筵前者初時賓筵前坐此亦如之云復位西序東面者謂復賓初升

時西序端東面之位也云卒謂設缺項結纓也者纓即屬於缺俟加冠後乃可結之此贊者亦賓之贊冠者也方氏苞云經不言卒纓以

兼治其屬於缺者統言卒乃可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鞞出以該之今案卒謂終其事也

房南面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疏**正義曰此但言冠者不言將以己加也李氏云冠於堂服於房以冠為重也方氏苞云據經乃冠者自服

而出蓋被服束帶納屨等事自成童已習為之敖氏謂皆贊者為之未知何據○注容體通典體作儀○云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

衆以容體者上出房南面以待加冠此復出房南面者則以一加禮成服成人之服使衆觀知也朱子云觀示也禮記冠義曰冠而后服

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吳氏疑義云出房以待再加不特觀衆而已今

案吳說亦是

右始加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

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如初為不見者言**疏**正義曰賓揖

使即筵坐也斯時贊者亦坐經不言者省文櫛設笄亦贊者為之櫛者以將加皮弁必先脫去緇布冠恐髮亂故重櫛也賈疏云設笄有

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今此櫛訖未加冠即言設笄者宜是紒內安髮之笄也又云其固冠之笄則

賓於加弁時自設之今案魏書劉芳傳載王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整男子冠而婦人笄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非

謂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肅以芳言為然案內則笄總之笄即安髮之笄賈說是也

敖氏不信二笄之說以此笄即為上所陳之皮弁笄褚氏云設笄在正纚前安得指為皮弁笄江氏筠亦辨之但安髮之笄緇布冠亦有始加不言者互見為義也賓盛正纚如初不更言設纚則止一纚矣復位仍復西序之位也注云如初為不見者言也者以其儀節已見於前而經省文不復重見則言如初以括之李氏云不見謂辭對主人升復位之類云卒紘謂繫屬之者謂加弁訖以紘繫於笄之左頭澆頭下屈而上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屬於右頭是也其儀正義曰興冠者興也敖氏云上不見皮弁之衣故此亦不言益繁冠時亦正其容體但經不言容至再加乃言之是儀益繁也王氏士讓云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之自正以容再加云容見冠者之敬其威儀也

右再加

賓降二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降三等下至地他謂

卒紘

正義曰降二等受皮弁降三等受爵弁高氏愈謂其服彌尊容出其敬彌至是也不言純衣亦省文○禮經釋例云凡士禮冠

昏喪祭皆攝盛盛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見於卿大夫鄉先生注謂皮弁服

與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玄端為士之正服見君必易玄冠玄端者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攝

盛士昏禮納采用雁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雁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雁者攝盛也注謂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

爵弁纁裳緇袍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以為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

而下如大夫之服爵弁尊於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纁袞注女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為副編次純衣絲衣考士妻

當服纁笄宵衣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纁極二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

衣緇帶韎韐考極唯公射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注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盛葬

奠即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乘車載旛載皮弁服注通帛為旛孤卿之所見亦攝焉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為棧車疑非君賄賓

奠幣於棧此謂極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

也此祭禮之攝盛冠昏為人道之始喪祭為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禮不同後儒但知昏禮為攝盛而不知冠與喪祭亦然故多岐說

也注云他謂卒紼容出者謂唯卒紼容出如再加皮弁之儀也經獨言其他明餘禮節如賓盥降升之類皆與始加同故略之五禮通

考引五經名義云士冠三加始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皮弁欲其行三德三行次爵弁欲其承事神明禮記玉藻曰玄冠朱組纁天

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綉諸侯之冠也陳氏澣云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纁諸侯雖是緇布冠卻用雜采之績為纁綉為尊者

飾耳非古制也陳氏祥道禮書云諸侯始加緇布冠纁綉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纁次加皮弁三加爵弁

四加玄冕五加衮冕矣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緇布冠纁綉綉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

志心衮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衮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今

案諸侯四加天子五加蓋據傳記推而言之其玄徹皮弁冠櫛筵入

冠朱組纓云云乃玉藻文陳氏引作郊特牲誤

于房徹者贊冠者主 **疏**正義曰將醴冠者故徹去此等入於房冠緇

服以受醴至見姑姊訖乃易服也 **注**云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

為之者以其上文主人之贊者設筵賓贊冠者奠櫛故知此徹是賓

黨主黨之贊者為之也

右三加

筵于戶西南面 **疏**主人之贊者 **疏**正義曰此筵為醴子也冠醴子筵

同以其成人尊之設席南面以東方為上也褚氏云戶西廟中最尊

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下記云醴於客位加有成也敖謂遠避

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 **注**云筵主人之贊者以上文筵于東序

經明云主人之贊者故知此筵亦同也云戶西室戶西者凡五架之

屋棟北楣下為三闌中為室東西為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

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故戶西牖東之地為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闌

謂之展是也鄭恐人疑為房戶故特明之李氏云寢廟以室為主

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 **贊**

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 **疏**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

北面盥側酌者言無為之薦者面前也葉 **疏**正義曰注古文葉為搗

柶大端贊酌者賓尊不入房古文葉為搗 **疏**陳閩監葛搗俱誤作搗

校勘記云案搗當作攪說詳聘禮段氏云搗當作攪字之誤也舊籍

儀禮正義 一 齒一中華書局聚

皆從手作攬而廣韻集韻二十九葉俱云攬柶端攬理持也然則禮
經古本攬從木明矣少儀執箕膺搗亦當作攬校勘記謂當從手作
攬二者不同耳○云洗盥而洗爵者凡洗爵必先盥手故注云然云
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洗東北面盥者此昏禮記
文鄭以經云洗於房中故引昏禮房中有洗以證之萬氏斯大讀贊
者洗為句後人頗惑其說惟沈氏彤江氏筠辨之最力沈氏云贊者
之洗為酌醴而洗解也解實於篚篚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則洗於
房中固其所宜萬氏以洗絕句而謂就庭中之洗洗解失之矣江氏
云萬駁鄭注云昏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
禮無婦人與事贊者何容別洗況考上文陳器第云設洗直于東榮
無北堂別置洗之文筠案經惟昏禮見北洗之文然其所設之處至
下記始見之而經初不言也其餘如特牲少牢云主婦盥于房中主
婦洗于房中俱是北洗而其上文陳器皆止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初
不及其在房中者然則凡北堂設洗經皆不見之不得執以相難至
於房中之文見於經者句讀總於中字絕未有於字之上為句而以
此三字貫下連讀者又不應此處獨與他處異也聘禮宰夫佐酌鄭
注謂洗升實解者彼乃醴尊於東箱未聞在房者而然也蓋婦人無
堂下位故不得用庭洗男子得立於房中則亦得用房中之洗其有
婦人與事則此洗非所宜用無婦人亦得用之今案沈江二說足破
萬氏之謬北堂設洗詳昏禮記云側酌者言無為之薦者無為之薦
謂無人為之薦脯醢也鄭意以贊者自酌自薦為側吳氏疑義云側
即上文側尊側字彼注以側為特謂無玄酒也此經言側酌醴亦謂
特酌醴而無玄酒其義甚明與脯醢何涉注以側酌為贊者獨自酌
之其說可通若謂並以明下文脯醢為贊者獨自薦之則鑿矣今案
吳說是也云面前也者謂葉在前枋在後也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
傳亦云面前也葉柶大端者詳前實勺解角柶下經云加柶覆之者

蓋未用時覆於觶上用時則仰也李氏云柶醴也其兩端枋細而葉大贊者面葉以授賓賓迎受得面枋以授冠者冠者亦迎受得面醴等事皆贊者爲之下文薦脯醢注以爲贊冠者薦則此贊亦贊冠者也云古文葉爲擣者段氏云士冠士昏注皆云古文葉爲擣而聘禮以柶兼諸觶尚擣擣卽擣字聘禮從古文冠昏禮從今文也所從不一者葉是木字謂平面如木葉然擣是假借字皆可從也聘禮注不云今文擣爲葉者可互見也必知擣是擣非者擣與葉同部葛聲不同也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

戶東室戶東疏正義曰李氏云父醴子而賓主之者以父子不可行今文枋爲柄疏揖拜之禮猶燕禮以宰夫爲主人也褚氏云面枋者

訝受也贊酌時已言加柶此復言者蓋因下面枋而連言之耳敖氏謂見其更爲之非也觀昏禮主人受醴面枋不言加柶自明王氏士

讓云賓致醴辭當在筵前北面冠者將受觶之際注云戶東室戶東者以其贊者酌醴自房出賓當於室戶東受之不得以爲房戶也

云今文枋爲柄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柄柯也枋木作車此經之義作柄爲近然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從方從丙字多通故鄭於冠昏二

篇從古文作枋而於少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筵西拜南面

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疏正義曰注賓還荅拜於西序之位葛本成人與爲禮異於荅主人疏脫還字集釋西序誤作東序云筵西

拜南面拜也者以上云冠者就筵筵西南面知之吳氏云凡筵西拜皆南面云賓還荅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者賓既授

觶還西序端東面荅之不云拜送觶者以冠者幼故賓不先拜送俟其拜受而荅拜之明成人而與爲禮也云異於荅主人者李氏云凡

賓答主人拜於西階上北面又主人禮
賓皆云拜送此云答拜亦異於主人
薦脯醢贊冠者也
禮注云薦進也凡醴必用籩豆詳上
注云贊冠者也謂此脯醢贊冠者薦之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

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與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與賓答

拜建柶扱柶於醴中其拜
皆如初古文啐為呼
唐石經嚴徐集釋敖氏俱作建建柶

同通解毛本建俱作捷蓋因釋文而誤改錢氏大昕云士昏禮婦受
醴亦有坐啐醴建柶之文則作建為是禮經釋例云士昏聘禮皆云

建柶當從石經也注扱柶於醴中扱釋文作捷云本又作插亦作扱
今案嚴本及各本多作扱蓋用釋文亦作之本也戴氏震校集釋云

唐初已非一本毋庸改扱為捷盧氏文韶云釋文云云正指注言後
人誤會乃改經之建柶為捷柶失之矣校勘記云案集釋云建陸作

捷蓋其誤自李氏始
左執觶者以右手祭故左手執觶也以柶祭
醴二詳士昏記筵末筵之西端也啐嘗也祭則坐於筵中啐則坐於

筵末拜則降筵也降筵則在筵西矣此為拜而降以席上不拜也觶
亦為拜而暫奠與奠於薦東者異李氏云祭謂取少許祭先世造此

食者不忘本也凡醴不卒觶啐之而禮成上拜拜受觶此拜拜禮成
其卒觶者則卒觶乃拜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
冠者未至則廢內喪謂同門者冠者謂賓及贊者也廢者喪成服因

喪而冠敖氏云祭脯醢以脯祭搯醢而祭之
注云建柶扱柶於醴
中者扱與插同謂祭畢不用以柶插於醴中也敖氏云建猶立也建

者上葉下枋盛氏謂上枋下葉似盛氏是云其拜皆如初者謂冠者
筵西南面拜賓西序東面答拜與上受觶同故云如初禮經釋例

者上葉下枋盛氏謂上枋下葉似盛氏是云其拜皆如初者謂冠者
筵西南面拜賓西序東面答拜與上受觶同故云如初禮經釋例

云凡醴皆用觶不卒爵士冠禮賓醴冠者筵末坐坐卒醴建柶與降筵坐奠觶拜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坐卒醴建柶與坐奠觶遂拜又舅姑醴婦降席東面坐坐卒醴建柶與拜聘禮主君醴聘賓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徹坐卒醴是凡醴皆用觶但卒之而已不卒爵也舅姑醴婦降席東面坐坐卒醴賓醴冠者但云筵末坐坐卒醴不云東面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坐卒醴主君禮聘賓但云北面坐坐卒醴不云西階上皆文不具也醴事實如羹之有大羹清酒之有明水故啐而不卒爵從其實也至聘禮禮賓有庭實用束帛與冠昏不同者蓋國君之禮又盛矣盛氏云不卒觶者糟醴不可盡也云古文啐爲呼者段氏云案呼與啐音義皆隔必是誤字當是古文啐爲啐之誤如古文醕作酌今禮酌皆誤酌也

右賓醴冠者

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疏正義曰此奠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席由闈門疏觶亦於筵上

故下云降筵也取脯或以爲祭脯褚氏云特牲少牢俱云賓取祭以降則祭脯也此篇下文卒醴云取籩脯如初則是籩內之脯非祭脯

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於籩今案褚說是也必取脯者明其見醴也士昏記賓右取脯歸執以反命與此相類

降自西階父在不敢由阼也注云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者此薦即籩豆也注云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

臨故因其事名之省文後皆放此禮經釋例云醴不卒爵故皆奠於薦左注謂不舉者於左是也醴子之席筵於戶西南面故注以薦東

為薦左也士昏禮女父醴使者奠于薦左注薦左籩豆之東賓席亦南面故注以薦左為籩豆之東也舅姑醴婦奠于薦東婦席戶牖閒南面也聘禮主君醴聘賓北面奠于薦東注醴醴不啐當作醴醴不卒爵則與奠於薦東經文相應也又此篇醴用酒冠者奠爵於薦東此禮雖用酒不用醴亦但啐酒而已不卒爵與醴同異於飲酒正禮故亦奠於薦左也今案飲酒正禮亦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但其儀節較醴為更繁耳詳鄉飲酒記云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入入席由闈門者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郝氏敬謂如此則廟反在宅右萬氏斯大亦謂乖左祖之制皆非也東壁堂下東牆也冠者降自西階由西而東折而北乃得見母故知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者江氏筠云惟房中乃婦人位今既因贊者在房而不得位於此則其不入闈門明矣褚氏云廟中未有無事而入者母在闈門外無疑二說是也雜記曰夫人至入自闈門故知闈門為婦人出入所由也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婦人於丈夫雖疏正義曰母拜受受脯也其子猶俛拜疏子拜送而母又拜俛拜

也或疑母無拜子之理萬氏斯大云孔疏謂奠席之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氏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為正體故禮之與眾子異愚以為皆非也案禮婦人之拜有二肅拜也手拜也肅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揖也手拜者足跪地而拜如今婦人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至重尚止肅拜況其他乎故知此受脯俛拜亦肅拜也今案禮記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成人而與為禮一語即是定解孔疏以下諸說紛如萬氏駁之是已至謂俛拜為肅拜亦是也唯謂子先揖而後拜送既拜而更揖與經不相符耳特性饒父拜子昏舅姑饗婦則

拜婦禮各有宜也。或又疑子無見父與賓之文儀禮。紉解云：父冠其子，延賓以重其事。父自為主而泣之，卽是見也。賓既與冠者成禮於堂矣，亦不必更行見賓之禮是也。注云：婦人於丈夫皆倭拜，倭拜者丈夫拜一次，婦人拜者禮經釋例云：凡婦人於丈夫皆倭拜，倭拜者丈夫拜一次，婦人則拜兩次也。士冠禮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又見姑，姊如見母，注姑與姊亦倭拜也。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婦還又拜，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倭拜，又贊醴，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又啐醴拜贊答拜，婦又拜，注倭拜也。士昏記不親迎，婿見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注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倭拜，少牢禮主婦亞獻酌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有司徹，主婦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拜送，爵不賓尸之禮。尸酢，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注倭拜，倭拜亦皆倭拜，至於特牲，主婦亞獻，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醋少牢尸酢，主婦獻祝，祝主，婦獻兩佐，食有司徹，主婦獻，有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賓致爵于主婦，受爵送爵，啐酒，卒爵皆不倭拜，特牲主，婦亞獻，注不倭拜，士妻儀簡耳，少牢主婦亞獻，卒爵有司徹，主婦獻尸，啐酒，卒爵不賓尸之禮。尸醋，主婦卒爵，亦不倭拜，皆降殺之義。少牢主婦獻祝，祝拜受爵，主婦答拜，注不倭拜，下尸也，餘可類推矣。

右冠者見於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

疏正義曰：注云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

者程氏瑤田云：案主人初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云復初位，卽其位也。賓主階上立位，在序端則階下立位，亦宜直東西序與賓主。

位必相對也且至階讓升處賓主皆然非位也鄭注蓋誤今案程說是也張氏惠言亦辨之冠者立于西階東南

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其辭未聞**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冠者立于西

降卑者豈得獨升冠者見母後經無升階之儀足以見之矣今案南

面蓋在賓北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鄭注字所以

相尊也記於下乃云見母似見母在字後者記文隨舉為義其實次

右賓字冠者

緩於兄弟也注云對應也者漢書注對謂應對是也云其辭未聞者謂對之辭未聞也

賓出主人送于階門外不出外門將醴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冠禮

見兄弟見贊者見姑姊為一節易服見君見卿大夫鄉先生為一節主人醴賓為一節凡三節請醴賓賓禮辭許賓

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疏**正義曰此請醴賓蓋主

後就次不出外門也敖氏云請者有白於人而恭孫之辭也○注此

醴當作禮下嚴徐集釋通解敖氏俱有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九字

毛本脫以帷幕以毛本誤必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以云此醴當作禮者下若不醴注醴亦當作禮士昏禮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為禮贊醴婦注醴當為禮褚氏云經於醴賓醴婦字皆為醴注必讀為禮者蓋推優禮於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賈疏謂天子禮諸侯用斝不云斝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云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者胡氏承球云鄭既破醴為禮故禮賓之禮即易字說之昏禮注云此

禮亦當為禮禮賓者欲厚之又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其
易字說經並與此經同體辭曰注則不破從禮惟禮於詐注疊今文
作醴不用賈疏云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醢言禮則兼醢醢二法故也
然則此若不醴正是其言醴則不兼於醢故當作醴而注仍破從禮者疑此注
亦是前文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寫者誤移於此然彼處疏云此醴
亦當為禮不言可知也則在賈時已誤矣今案此以若不醴為當作
醴是也云次門外更衣處也者此門外即席門外以經云就次不更
言出門可知也更衣處謂可於此更換衣服且小息也鄭注周禮序
官掌次云次自修止之處又其職云凡祭祀張尸次鄭司農云尸次
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與此注義同此冠禮賓有次聘禮賓亦有次
射有射次喪有喪次觀禮受舍于朝亦謂次也義詳各篇下云以帷
幕簟席為之者帷幕用布簟席用葦言二者皆可為次也李氏云聘
禮記以帷士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見贊者西面拜亦
或用簟席

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疏正義曰敖氏云兄弟與贊者皆先拜

其成人而與為禮也亦如之者謂如其再拜而冠者荅拜也此兄弟
兼外媪言義已詳上非謂兄與弟也吳氏章句乃分別兄弟解之或

又謂見弟則宜見妹皆誤注云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兄弟東面拜

者經但言見贊者西面不言見兄弟面位故注明之斯時贊者位在
西方兄弟位在洗東也云贊者後賓出者以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

當與冠者為禮也贊者出亦就次待禮可知入見姑姊如見母入入
也席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北面疏正義曰注亦俠拜也集釋無也

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妹妹卑疏字嚴本有云入入寢門也席
在寢門外者廟在寢東與寢別門又姑姊當在寢不在廟故知自廟
而言入為出廟門而入寢門也云如見母者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

也者上經見母北面母俠拜故知經言如者亦如其北面及俠拜也
鄭分姑與姊為二或據左傳疏云古人謂姑為姑姊姊父之姊為姑
姊父之姊為姑姊謂冠禮之姑姊即姑並引列女傳魯義姑姊梁節
姊姊以駁鄭注今案姑姊姑姊後世容有此稱周公制禮則無之爾
雅亦周公作而釋親篇止云父之姊妹為姑不云姑姊姑姊其證一
也儀禮喪服篇多言姑姊姊若以為姑姊姑姊則是父之姊妹有服
而已之姊妹無服周公制禮何獨遺之其證二也白虎通云父之昆
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
言之其證三也况姑姊姑姊均屬父行冠者冠畢何獨見父之姊而
不見父之姊以是知此篇之姑姊當如鄭說未可易也云不見姊妹
卑者案白虎通云姊尊妹卑其禮異也注蓋本此邨風泉
水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言姑姊而不言姊妹斯可證已

右冠者見兄弟贊者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鞞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易服不鞞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
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
疏正義曰奠摯釋文摯作贊云本又作摯唐石經嚴本俱作

擊校勘記云案摯贊今本錯出宜俱從手後不悉校鄉大夫鄉當作
鄉唐石經嚴本俱作鄉劉端臨遺書云陸德明釋文鄉字無音至禮

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
鄉即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鄉大夫作鄉誤也鄉

大夫謂見為鄉大夫者鄉先生謂己為鄉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女
徧見鄉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鄉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

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
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鄉大夫也孔疏云

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今案劉氏從賈孔作卿段氏玉裁張氏敦仁顧氏廣圻及校勘記俱從陸作鄉經義述聞以爲是云宋明道本國語韋注引禮既冠奠摯於君遂以摯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韋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不作卿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又云初學記禮部下引儀禮正作卿大夫則唐時固有不誤者不獨賈孔也案述聞證據甚確其段張顧說述聞悉加注辨之詳彼書內不具錄焉又盧氏文昭程氏瑤田朱氏大韶皆斷從劉說字當作卿無疑石經考文提要已定作卿今從之鄉先生先毛本誤作見注爲卿大夫致仕者卿鍾陳通典通解楊氏俱作鄉嚴本集釋毛本俱作卿校勘記云作卿爲是○易服者易去爵弁服而服玄冠玄端也言玄端必言玄冠者以別於始加之緇布冠也奠摯謂奠之於地不親授也禮經釋例云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案士冠禮奠摯見于君士昏禮親迎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爲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注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又始見於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此男子之禮又士昏禮婦見舅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注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又見姑受筭脩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此女子之禮是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也又聘禮聘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此賓因公事未行辭之故奠摯也又士昏禮不親迎婿見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奠摯者婿有子道不敢授也此卑者先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以摯出請受注欲使以賓客禮見又云婿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此女父辭婿乃授也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此聘賓先以臣禮見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辭賓出擯者以幣出又云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又云振幣進授此主君

辭聘賓乃授也又上介覲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此上介
 先以臣禮見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辭介逆出擯者以幣出又云擯
 者請受介禮辭聽命又云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此主君辭上
 介乃授也又上介面獅入門右奠幣再拜此上介先奠而不授也又
 云大夫辭擯者反幣又云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
 受此主國之獅辭上介乃授也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注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此侯氏覲天子先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
 謁注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云侯氏
 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此天子辭侯氏乃授也又四享奠幣再拜
 稽首此侯氏享天子先奠而不授也又云擯者曰子一人將受之侯
 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此天子辭侯氏乃授
 也天子不親受使宰受之殺於覲時也皆卑者先奠而不授尊者辭
 乃授蓋以客禮待之也又聘禮士介覲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
 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衍字又衆介面獅
 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又
 聘禮記賓若私獻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
 告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亦衍字此皆尊者雖辭終不敢授禮又殺
 也賓私獻奠而不授注以為並受者則以擯者東面知之釋例又云
 授受之例卑者先奠而不授猶之入門例先入門右拜例先堂下再
 拜稽首也至尊者辭之乃授猶之入門例尊者辭之乃入門左拜例
 尊者辭之乃升成拜也其實奠而不授為卑者之正禮猶之入門右
 為卑者入門之正禮堂下再拜稽首為卑者拜之正禮也飲酒之禮
 獻酢皆授酬則奠而不授亦此例也今案禮經釋例末條以入門例
 拜例兼明卑於尊之禮比例尤精卿大夫劉氏謂見為卿大夫者引
 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獅為證其說甚確案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
 子范文子韓獻子知武子等皆有訓辭蓋亦古禮如是敖氏依譌本

作鄉解之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或曰鄉大夫即主治一鄉者其說無據經義述聞已駁之冠者冠畢必奠摯見君並見鄉大夫鄉先生者禮記冠義謂以成人見是也注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者鄭注禮記云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與此注義同敖氏云不朝服者以其未仕也褚氏云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未仕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奠摯見君鄭義為長云摯雉也者士摯用雉見周禮大宗伯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為鄉大夫致仕者案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即此所云鄉先生也注不云士者義已詳前其實鄉先生中亦當有士也

右冠者見君及卿大夫鄉先生

乃禮賓以壹獻之禮

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

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鄉大夫三獻禮賓不用柶者沛其醴內則曰飲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凡醴事實者用糟文者用酒

陳氏禮書云既冠乃禮賓贊者皆與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享送者鄉飲息司正祭禮饋尸冠禮禮賓其義一也

○注禮賓不用柶者毛本禮賓誤作賓醴嚴徐集釋通解俱作禮賓

飲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案稻醴以下十二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通解俱有敖氏無末清糟二字陸氏云糟劉本作

下本無清糟二字云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即燕無亞獻者經云壹獻明無亞獻故知惟主人獻賓而已程氏恂云壹獻之後有燕者主人樂得嘉賓而安燕以洽之也昏禮禮賓一人可無燕聘禮禮賓

無燕者燕在後也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者謂主人獻賓
 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酌以酬賓賓奠而不舉是獻賓
 酬賓酢主人主人先自飲為各兩爵而禮成也鄭必知有酢有酬者
 以下言主人酬賓知之也云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者
 謂獻尸之禮與獻賓略同亦具獻酢酬也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
 者以大行人子男饗禮五獻差之則卿大夫三獻士止一獻然特牲
 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士禮亦得備三獻者方氏苞云士惟
 祭備三獻鄉大夫賓與州長教射雖國政賓不過一獻故冠昏不得
 踰也云禮賓不用柶者沛其醴者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
 謂和之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即此注言沛之義鄭以此經無
 用沛之文故知此醴為已沛之醴也凡糟醴不卒爵此一獻之禮有
 酢有酬須卒爵故用已沛之醴不用糟也云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
 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者此鄭引以證醴有清有糟清是已沛者糟
 是未沛者彼注云重陪也陪設之也糟醇也清沛也致飲有醇者有
 沛者是也云凡醴事實者用糟文者用清者謂若冠醴子無獻酬是
 實故用糟此禮賓有獻有酢有酬是文故用清也○王氏士讓云案
 全經獻酢酬之禮各有異同當詳辨之凡行禮之序獻為先酢次之
 酬又次之蓋主獻賓賓酢主主復自飲而酬賓賓奠之此其大概同
 也而每異焉有行一獻之禮者賓主各兩酌而禮成無亞獻如冠醴
 賓之類是也有共成一獻而奠酬者若舅姑之饗婦舅獻之婦酢之
 姑酬之婦奠之而禮成矣其外舅外姑之饗婿也視此蓋外舅獻之
 婿酢之外姑酬之婿奠之而禮成也至若鄉飲酒之儀不同矣惟賓
 信獻酢酬尊之也於介則獻酢而未酬於眾賓則獻而不酢酬鄉射
 之於眾賓亦獻而不酢酬皆以文而省也燕禮又異矣其獻賓也君
 使宰夫代之臣莫敢與君亢禮也其賓酢主之後主未酬賓而遂獻
 公者尊君也其皆有獻而無酬酢者樂工以下是也若夫大射之禮

有獻於未射之先者於賓於公於孤御於大夫也尊之也有獻於既射之後者於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屬也卑之也有射未終而獻者於服不於釋獲於獲者也因其所有事也聘而禮賓儀甚優也然獻以醴而無酢酬者則以行於享之後覲之先儀尚多未暇盡歡也公食大夫雖設酒而無獻酢酬者主於食也士虞主人獻尸尸惟酢主而不酬至三獻利成別無酢酬之儀者未吉也至若饋食祭禮上自尸賓下至佐食旁及兄弟內及宗婦則主人皆有獻而主婦有亞獻者其酬酢之儀繁矣其可強以爲同乎更爲通論行酢之禮凡酢者皆承獻爵而答之也其有賓親酌酢主者禮之敵鈞也有授主人爵而主自實爵酢者此介之下一等不敢親酌也尊者於主人亦不親酌何也主人卑不敢煩尊者也其有受酢而更爵者膳宰於公不敢襲至尊也婦之酢舅亦必更爵者男女不相因也主人於主婦亦更爵酌酢者明夫婦之別也主婦於主人不更爵而自酌酢者敬而親之也尸之醋主人必祝酌授之者正祭之尸尊不親酌也賓尸而尸親醋主人者非正祭則尸卑也三獻獻主人而尸受三獻之爵酌以酢之者尸遂賓欲行禮之意也凡此皆酢之異同者也若乃禮成於酬其異同又可得而言矣有至酬而徹筵者禮事畢也有至酬而加幣者申厚意也賓不盡主之歡故至酬而奠爵尸欲神惠之均故至酬亦奠爵酬必先斂勸之周也酬不拜洗禮之殺也旅酬亦名酬而非正獻之酬無算爵之酬則繼乎旅酬也復有酌而無酢酬者此則以醯名又與是禮異也然則酒也者以行禮也獻酢酬者行禮之節也行之於冠昏和之於斂射洽之於燕食通之於聘覲達之於祭祀緣情循分以爲多寡隆殺古之人相觀而習之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也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斂賓客而從之

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東帛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

疏正義曰賈疏云尊卑獻數多

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

疏少不同及其酬幣惟於奠酬

一節行之而已褚氏云幣言酬賓必行於奠酬之節矣賈說不可易

敖氏謂在賓受獻之時非也注云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

以申暢厚意也者財謂幣帛貨謂金玉此注釋酬字通上下言之酬

而用玉惟天子諸侯為然禮器曰琥璜爵鄭注謂天子酬諸侯諸侯

相酬以此玉將幣也餘詳聘禮致饗以酬幣亦如之下此酬賓以束

帛儷皮而家語公冠酬賓束帛乘馬大戴禮酬幣朱錦綵四馬則諸

侯禮與士異也云束帛十端也者凡物十曰束束帛束錦束脩皆以

十為數也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五兩十

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然則每端二丈案據此注五兩即十端特言之異耳云儷皮兩鹿皮

也者案士昏禮注云儷兩也聘禮儷皮注同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

儷是儷為兩也知儷皮為鹿皮者惠氏棟云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

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麗聲禮麗皮納聘聘蓋鹿皮也誰周古史考云

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今案許所謂禮即儀禮也許所見本作麗

鄭本作儷字雖不同而可通用云古文儷為離者月令宿離不貸注

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二字本通白虎通嫁娶篇引士昏禮作束帛離

皮蓋用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贊者眾賓也皆與亦飲酒為眾賓介

古文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贊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

者為賓其疏正義曰敖氏云言此於酬賓之後明酬幣惟用於正賓

次為介也沈氏彤云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

後與此亦當然注云贊者眾賓也皆與亦飲酒為眾賓者朱子云

贊者謂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眾賓耳今案下云贊冠者為介即

前經宿贊冠者一人乃賓之贊者也則此贊者為主人之贊者其明

贊者皆與謂主人之屬凡有事於冠者皆得與於飲酒也鄭云眾賓

者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眾賓既云贊冠者為介則主人之贊者自

在眾賓之列矣故云亦飲酒為眾賓非謂戒而不宿之眾賓也惟上

衆賓也句殊未分曉故朱子辨之若戒而不宿之衆賓有來觀禮者則亦與於飲酒亦在衆賓之列也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者言介所以輔佐賓者尊亞於賓以贊爲介是尊贊也云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詳鄉飲禮言此以見尊之之意也

右醴賓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聞使人歸諸賓家也疏正義

曰前冠畢尚有醴賓之事故賓出廟門不出大門此賓出大門也禮經釋例云凡送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案士冠禮醴賓畢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士昏禮女父醴賓畢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又還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射禮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皆是大門外聘禮歸饗餼畢賓送于外門外再拜又問鄉私面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觀禮賜車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皆賓主人相敵或尊賓使與相敵者前迎于大門外故送亦於大門外也聘禮郊勞賓送再拜前迎于舍門外此亦當送於舍門外也觀禮郊勞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前迎于帷門外此亦當送於帷門外也又士冠禮賓字冠者後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注不出外門將醴之禮未畢者其迎送皆於廟門外也又聘禮還玉畢大夫出賓送不拜前迎于外門外不拜此送亦當於外門外不拜也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此皆賓主不敵者前迎於大門內故送亦於大門內也又士昏記若不親迎婿見畢出主人送再拜叔氏繼公曰送謂送於外門外竊謂此說非也前迎主人出門左注云出門出內門則此送亦當於內

儀禮正義 正義 一 聖一中華書局聚

門外外門內也又案士虞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又士虞記餞尸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賓拜於大門外特牲饋食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以士虞證之當於大門外經不云迎賓但云送賓者祭禮之賓壓於尸也士喪禮上篇小斂奠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注廟門外也又大斂奠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下篇設遷祖奠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以小斂奠注證之皆當送於廟門外送於廟門外與吉禮異也又上篇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下篇公賵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尊君之使故迎於寢門外又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亦當送於外門外也君親至益尊故迎送皆於大門外也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前迎尸侑于廟門外故送亦於廟門外也又不賓尸之禮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注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大夫尊於士又無尊賓故送於廟門外不於大門外也此皆異於賓客正禮者也釋例又云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案鄉飲酒禮賓出委咳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射禮咳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禮有終也聘禮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返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又聘賓問鄉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不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不難進易退之義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疏云總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注拜送之疏云儻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云賓不顧矣有司徹又曰拜侑與長賓亦如

之衆賓從注從者不拜送也又不饋尸之禮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厠門外乃反注拜送賓也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疏云賓尸時鄭注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送其長可知皆送者拜去者不答拜也有司徹尸亦然者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也他如士冠禮醴賓畢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士昏禮納采問名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相見禮賓見主人賓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還贄亦然皆此例也士冠禮戒賓宿賓皆云主人退賓拜送鄉飲酒禮主人戒賓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不云主人答拜者亦禮有終也速賓亦然鄉射禮戒賓速賓皆云主人退賓送再拜此皆主人至賓之門賓送之則賓爲送者主人爲去者聘禮郊勞勞者指皮出乃退賓送再拜致館設餼鄉退賓送再拜歸饗饋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此皆主君使人於聘賓則聘賓爲送者使者爲去者覲禮王使人郊勞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王賜侯氏車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皆天子使人於侯氏則侯氏爲送者使者爲去者故經皆不云答拜也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者薦謂脯醢經不言薦鄭知有薦者吳氏疑義云昏禮禮賓聘禮禮聘使皆有薦此禮有薦之明證也今案前賓醴冠者云薦脯醢則此有薦必矣云其牲未聞者盛氏謂此俎以乾肉載之冠于者不殺禮之正也吳氏疑義以爲牲當用豚如醢子沈氏形則云有俎必有特牲鄉飲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戒賓宿賓亦有擇人之義當亦用狗未知孰是云使人歸諸賓家也者解經歸賓俎爲歸諸賓家也必歸賓俎者厚之也○張氏爾岐疑此經數事謂冠不告廟見母不見父見贊者不見賓言歸俎不言載俎今案不言載俎張氏以爲文不具是也不見父與賓說已見前至冠不告廟秦氏蕙田云文王世子冠取妻必告有明證矣盛氏云曲禮言取妻者齊戒以告鬼神而士昏禮亦不具卽此例也○朱子云此章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

禮之變

右送賓歸俎

儀禮正義一

儀禮正義二

南菁書院

績溪胡培翬竹村著

若不醴則醮用酒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

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疏正義曰自此至卒醮取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當為禮疏脯以降如初言不醴而醮

之事○案醴為太古造法酒為後世造法醴濁酒清醴質而酒文也據行禮之本意則質為重故冠禮以醴為正而醮亦並行焉張氏爾

岐云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于房戶之間醴用解醮用爵醴篚從尊在房醮篚從洗在庭醴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

卽一醴醴薦用脯醴醮每醴皆用脯醴至三醴又有乾肉折俎醴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醴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者每加入房易

服出房立待賓命醴則每醴訖立筵西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醴者加冠時不祝至醴時有醴辭其餘儀節並不異也

○注不改者也集釋者作舊嚴本及各本俱作者校勘記以作者為是而審行之是也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若不醴謂國有

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者聖人謂周公言周公制禮醴子以醴而復有用酒蓋因其國有舊俗可行用焉不改故並著之於經朱

子謂此以下為禮之變是也引曲禮者卽以證不改舊俗之義案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

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云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注不同然則不求變俗鄭有兩解此注所引蓋謂不變他國舊俗王制曰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孔疏又云祭祀之禮者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儀牲辭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旁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今案鄭引曲禮至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即云是者謂曲禮所云是不改舊俗也孔疏據夏殷立論蓋謂夏殷之子孫不變夏殷之舊俗與此注所引義殊賈疏乃謂此經醯用酒為夏殷冠子之法朱子云不醯而醯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縵布附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其說誠是劉氏敏以醯用酒專為庶子冠法盛氏云如以此節為醯庶子經當云若庶子則醯用酒而下文亦不應別見庶子冠法矣朱子謂庶子一醯以酒安得有若此及殺牲之盛禮哉然則劉說亦非矣蓋制禮惟醴而已其或舊俗有用醯者聖人以其無大害理故亦錄於禮經以聽民之擇用也又盛氏謂自此以下皆為記文詳後記下云酌而無醯酢曰醯者或謂醯與醴通曲禮長者舉未醯鄭注盡爵曰醯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醯也楊注醯盡也是也然說文以醯為冠娶禮與醯異義此云無醯酢者吳氏紱云醴無醯酢冠禮醴子昏禮醴賓醴女醴婦聘禮醴賓皆是也亦有有醯酢者冠禮醴賓鄭氏以為清醴是也若醯則皆無醯酢此經及昏父醯子命之迎使人醯庶婦是也云醴亦當為禮者醴與酒對上云醴此云酒是也醴亦與醯對用醴謂之醴用酒謂之醯是也此經醴字不必改禮尊于房戶之閒兩甌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

房戶閒者房西

疏正義曰此設尊亦當在陳服之後與

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

醴子同敖氏云兩甌一酒一玄酒也玄酒在西尊西上也加勺加於二尊之上而覆之也玄酒亦加勺者不以無用待之也南枋為酌者

北面覆手執之便也。注云房戶闕房西室戶東也者凡言戶者皆室戶以經云之闕明在東房與室戶之闕故知房西室戶東也云禁承尊之器也者禁以承尊經云有禁明兩甌俱有也云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者詳特牲記又豐亦承尊器詳燕禮云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者李氏云古未有醴酪以水當酒之用後世以其色玄故謂之玄酒又云凡醴無暴醯亦不用暴從醴質蔡氏云醴一甌無禁無玄酒有勺在筐不加於尊醯則兩甌有禁有玄酒加勺尊上此其異也禮經釋例云凡設尊賓主人敵者於房戶之闕君臣則於東楹之西並兩壺有玄酒有禁案士冠禮醯用酒尊于房戶之闕云云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闕斯禁有玄酒在西特牲禮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少牢禮司宮尊兩甌于房戶之闕注房戶之闕房西室戶東也飲酒與祭皆尊於房戶之闕者既祭獻賓及酢酬旅酬無算爵皆具賓主如飲酒之禮也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鄉射不云房戶之闕者蓋鄉射於序序有堂無室無室則無房戶故但云尊于賓席之東鄉射上經云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於戶牖之闕者此射於序是也鄉飲酒疏云設酒之尊皆於顯處見其文是以此及醯子與鄉射特牲少牢有司徹皆在房戶之闕敖氏繼公曰不言戶牖闕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闕也明矣皆與注異有司徹既祭饋尸之禮因少牢正祭之酒但攝之而已不更設尊故疏亦以爲在房戶之闕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注於東楹之西子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尹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大射儀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甌在南有豐膳尊卽燕禮公尊君之尊也兩方壺臣之尊也君臣不同尊尊君也皆有玄酒故君臣皆兩尊注云酒在北尊統於東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燕禮大射皆臣與君行禮故尊於東

楹之西也曲禮侍飲於長者孔穎達正義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陳于房戶之閒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為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尊于房戶之閒但云鄉飲酒不云鄉射較賈氏為精矣釋例又云案燕禮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燕禮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閒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即南面以右為尊詳疏意以為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為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洗有筐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南為上經例固不異也洗有筐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西南順北疏正義曰注云洗庭洗者以別於北堂之洗也醮不言設為上也疏洗者敖氏云醮而設洗之節亦與醴同惟有筐為異此見其異者耳今案醴之筐在房醮之筐在庭此其異也云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者說已詳前云筐亦以盛勺釋者王氏士讓云三醮皆用爵勺加在尊上筐中非釋并無勺也注誤耳張氏惠言云房中之筐有勺者醴尊不加勺故也此尊既加勺則勺不在筐注連言之誤今案爵釋通稱筐有勺者褚氏謂勺先實於筐後加於尊則注說亦可通云陳於洗西者據經有筐在西言之也云南順北為上也者此筐蓋縱設之以北為上特牲記注謂南順統於堂也是也據此則筐始似有刻識為首尾矣此筐在庭為下筐又在堂為上筐詳鄉飲禮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筐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加冠於東序

醮之於戶西同耳始醮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疏正

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疏義

曰朱子云始加二字乃疊見前始加緇布冠一章之禮醮用脯醢乃

題下事其實賓答拜後乃薦之也敖氏云卒洗亦當壹揖壹讓乃升

今案此章於其儀文之與醴同者皆云如初則醴為正禮益可見矣

注云始加者言一加一醮也者注以經云始加即云醮明是一加

一醮與醴行於三加之後乃薦脯醢者異矣云加冠於東序醮之於

戶西同耳者上冠子筵于東序醴子筵于戶西此經不言故注補之

明一加一醮雖異而其行禮處所則與用醴者同也醮之於戶西即

所謂醮於客位者據此則鄭不專以醮為冠庶于法明矣云始醮亦

薦脯醢者明每醮皆有脯醢也云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

者爵實于篚在洗西是在庭也酒尊于房戶之閒是在堂也上醴子

者醴在房贊者酌授賓賓無升降之節此醮則賓自酌故須降取爵

于篚以洗洗畢乃升酌也云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

疏正

籩于房中執棗糗又云婦贊者執栗脯此皆疏所未言者也燕禮大射聘禮以及有司徹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主婦獻侑主婦受尸酢

不賓尸之禮主婦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所薦籩豆經雖無文則皆出自東房可知也薦亦有不在東房者特牲記云賓

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其餘謂眾賓兄弟之薦是也若士虞禮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銅亞之從獻兩豆亞之

四籩亞之則是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贊者筵於戶西賓升揖冠者反吉非恆例矣

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疏正義曰注云贊者筵於戶西至東面答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拜者因經但言拜受答拜未言節次面

位故約醴子之文以明之見醴與醴同也云如醴禮也者釋經如初之文也云於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者上醴禮云賓東面答拜下即

云薦脯醢明醴禮亦當於賓答拜時薦之也張氏爾岐云賓亦筵前北面釋醴辭訖冠者乃南面拜受冠者升筵坐左

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

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兩醴及後章三醴凡言如初者

皆謂如此禮也李氏云不卒爵者從醴禮張氏爾岐云降筵奠爵而後拜執爵與賓乃答拜拜訖冠者乃奠爵薦東其節亦與醴同今案

上醴禮云冠者奠饌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此奠爵薦東云立于筵西唯此為異耳注云冠者立俟賓命者沈氏形云上一加入房

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於房戶外之西待命也此立于筵西待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醢訖故筵西便也云賓揖之則就東序之筵

者賓揖之節所謂賓命也就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東序之筵謂當更加皮弁也

相因由便也 **疏**正義曰注云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者謂後加更須設薦

爵者所以新後醮之禮若不相因然是也云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

由便也者吳氏章句云可相因者則不徹上祗一醴故醴畢見母而

盡徹此三醴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謂攝撓之今又攝

為 **疏**正義曰朱子云此如初儀者如前再加一章之儀也下條放此

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言惟攝酒異於始醮其他皆如之也

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者胡氏承珙云說又攝引持也引持亦

整理之義故鄭君訓攝為整惠氏棟云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乃

金留犁撓酒應劭曰撓和也鄭以攝酒有攪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

之今案有司徹司宮攝酒注云更撓益整頓之賈疏云因前正祭之

酒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然則此攝酒亦謂因始醮之酒撓益整頓

之示新也此經再醮言攝酒三醴不言攝下若殺章再醮不言攝三

醴言攝酒皆省文互見其實再醮三醴皆攝酒也云今文攝為聶者
胡氏云攝正字今文省作聶猶爾雅攝虎彙釋文云攝又作聶是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乾肉牲體之脯也折 **疏**正義曰朱子云初儀見上三醴唯攝酒及有
其體以為俎齊嘗之 **疏**乾肉折俎齊之為異其他皆如始醮也北面
取脯見于母敖氏云著此者見其與醴同也 注云乾肉牲體之脯
也者案周禮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鄭注大物解肆
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折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股脩
腊小物全乾據此則乾肉與脯腊股脩俱別此云牲體之脯謂以牲
體乾之如脯沈氏彤云但取於脯之乾不取其薄析是也云折其體
以為俎者賈疏云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用之將升

於俎則節折為二十一體與燕禮同故總名乾肉折俎也盛氏云俎

用乾肉不殺故也今案豚解之法陳氏祥道據士喪禮特豚四鬻去

鬻兩胎脊謂四鬻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胎一脊而為七是也

體解之法朱子謂折脊為三曰正脊曰挺脊曰橫脊兩胎各三曰代

脅曰長脅曰短脅凡六兩肱各三曰肩曰臂曰臑凡六兩股各三曰

髀曰肫曰胙凡六通為二十一體是也陳氏去兩髀而以兩股足之

非是辨見少牢禮佐食遷肝俎于阼階西下又案宣十六年左傳曰

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杜註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亦謂折為二

十一體也若骨折與節折異骨折則特牲記所言是也云嘑嘗之者

說文嘑嘗也禮記雜記下鄭注嘑啐皆嘗也嘑至齒啐入口是也○

醢 以上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冢特豚一豚也凡牲皆

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胖離疏正義曰

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嘑也今文局為鉉古文冢為密疏殺殺牲

也此又醢禮之盛者亦因其舊俗而行之也醢用乾肉折俎盛於醴

殺牲又盛於折俎而冠不以盛禮先之者聖人制禮欲其盡人可行

故示以淳朴之意也 注云特豚一豚也者以一訓特亦猶特牲饋

食之為一豕也說文豚小豕也沈氏彤云不用豕而用豚豚未成牲

而將成牲於冠義類也云凡牲皆用左胖者禮經釋例云凡牲皆用

右胖唯變禮反吉用左胖案鄉飲酒記賓俎主人俎介俎皆右體進

腍鄉射記亦云皆右體也進腍注右體周所貴也此嘉禮用右胖也

特牲記尸俎右肩膾肫胙少牢禮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注上右

胖周所貴也又司士升豕右胖又將祭載俎上利升羊載右胖下利

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云司士牝豕

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用右胖也是凡牲皆用右胖也既夕禮大

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胖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記豚解升左肩

臂臑肫腊脊脅又云升腊左胖是變禮反吉始用左胖也至於特牲
記賓骼注骼左骼也賓用左骼者下尸也亦有司徹侑俎羊左肩左肫
豕左肩折侑用左體者亦下尸也主婦俎羊左臑主婦用左體者因
俎無體故下主人也此皆禮之殺者不用右胖其餘皆用右胖也
士冠禮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右胖左字蓋傳寫之誤褚氏云諸吉
禮皆升右胖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通例何反背經而云左斯
不然矣賈不悟其謬乃云據夏殷法曲說也盛氏世佐盧氏文昭張
氏惠言亦皆以左爲右之誤云煑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
此因經言載合升而分別其義也凡牲煑於爨上之鑊謂之亨由鑊
而實於鼎謂之升由鼎而盛於俎謂之載李氏云牲體在俎亦得升
名下云肴升折俎少牢云升羊載右胖是也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
皆合左右胖者加載於合升之上見不獨合升於鼎而亨與載亦皆
合左右胖也敖氏以載爲衍文沈氏形以特豚載爲句謂俎爲載也
豚合升不合載張氏惠言云若合升而不並載則經當明之如昏禮
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敖去載字則升者將不載乎更非矣釋
例云士昏禮初昏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
士喪禮大斂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冠禮人道之
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右胖異於他禮也陳
氏祥道云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
升左云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臠也者肺必割之而後可祭可
臠但肺有二種一曰舉肺爲食而設割之使不絕中央少許又名離
肺又名臠肺是也一曰祭肺爲祭而設割斷之使絕又名剝肺又名
切肺是也儀禮諸篇多舉肺祭肺並言此但離肺不言剝肺蓋省
文耳肺爲氣主周人尚之故與牲體同實於鼎也云今文局爲鉞古
文臠爲密者此注但疊今古文而未解局臠之義案士昏禮注云局
所以扛鼎臠覆之公食禮注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臠蓋以茅

為之長則東本短則編其中央或謂此注有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
 鼎覆之十二字考嚴本及各本皆無蓋移後篇之注於前耳未足據
 段氏儀禮漢讀考云局篆作鼎以野之為聲音古煢切鼎以一
 下垂之一為聲音莫狄切說文鼎部曰鼎以木橫貫鼎耳舉之从鼎
 亦聲蓋許叔重原文如是二形相似轉寫遂但存其一又云說文金
 部鉉字下曰所以舉鼎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鼎則許氏所據古文禮
 作鼎甚明十七篇內本皆鼎連文後人因兩字易混遂易鼎為局
 王石臞先生云此臆說不可從說文鉉字注禮謂之鼎當作周禮謂
 之鼎與鼎字注引周禮正合鄭注明言今文局為鉉則古文乃是局
 字非鼎字儀禮今文作鉉而許不引者已云易謂之鉉則不須更引
 儀禮至古文作局乃鼎之借字例不當引故不引也左氏暄云扛鼎
 之具說文作鼎而鄭與許異者以儀禮古文已假借用局字說經嫌
 於改字故從古文說文鼎字注云以木橫貫鼎耳則字不當從金又
 爰辭鼎玉鉉玉亦非可以扛鼎也豈扛鼎之具飾以金飾以玉與惠
 氏棟云今文局為鉉是局即鉉也顏師古謂局貫於鉉則是以鉉為
 鼎耳誤矣胡氏承珙云禮經今文作鼎者正字古文作密者假借字
 鄭於貫鼎之扛皆從古文作局不從今文作鉉於覆鼎之蓋皆從今
 文作鼎不從古文作密此則其例之畫一者也今案鼎自一至十二
 數有多寡由禮有隆殺也此云實於鼎則一鼎也楊氏儀禮旁通圖
 一鼎特豚士冠醢子士昏婦盥饋士喪小斂奠用之三鼎豚魚腊特
 牲祭昏禮共牢喪禮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羊豕魚腊膚
 少牢祭聘禮致餼衆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楊氏云少牢五鼎大夫
 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
 羞膚從豕陳于門外如初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
 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

五于門外是也又七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公食下大夫用之九鼎
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公食上大夫用之楊氏云上大夫九
俎九俎九鼎也牛羊豕曰大牢凡七鼎九鼎皆大牢而以魚腊腸胃
膚配之者為七又加鮮魚鮮腊者為九又十鼎正鼎七牛羊豕魚腊
腸胃膚陪鼎三臠臠饒聘禮致飧上介用之十二鼎正鼎九牛羊豕
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臠臠饒聘禮宰夫設飧歸饗周禮
膳夫王日一舉用之楊氏云凡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也郊特
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若十鼎十二鼎正陪別數則為奇
也始醮如初亦薦脯醢徹薦
疏正義曰朱子云初謂前章之始醮也
吳氏章句謂如初兼醴及醮言非

注云亦薦脯醢徹薦爵筵尊不徹矣再醮兩豆葵菹羸醢兩邊栗脯
者是亦據前章之始醮言不兼醴也

羸醢蠪蚹醢
疏正義曰朱子云再醮唯攝酒加豆籩為異不言如初
今文羸為蠪者可知也今案葵菹羸醢周禮饋食之豆也栗脯周

禮加籩之實也前止一豆一籩此兩豆兩籩者敖氏云於此加其豆
籩以起三醮之禮示禮隆有漸也○注蠪蚹醢釋文嚴徐集釋通解

敖氏作蠪毛本誤作蠪校勘記云此字从虫虎聲云羸醢蠪蚹醢
者以羸為蠪蚹周禮醢人注同即爾雅釋魚曰蚹羸醢蚹是也云今

文羸為蠪者段氏云說文羸字下云一曰虎蚹也蠪字下云羸也蚹
字下云虎蚹也然則蠪與羸同物而異名周禮作羸義禮古文同今

文作蠪禮記從今文者也故內則作蠪醢徐仙民禮記蠪音羸此據
周禮及儀禮古文顏師古議其未達又云蠪者羸類而非一失於考

之不詳今案鄭以羸字近古故疊今文不用也爾雅郭注謂蠪蚹即
蠪牛熊氏朋來以內則之蠪乃古螺字羸即螺亦作蠪韻書云蚌屬

非蠪牛之蠪其
說與郭異矣 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齊之皆如初齊肺攝酒如再
醮則再醮

亦攝之矣加俎齊之齊當為祭
字之誤也祭俎如初如祭脯醢

豆兩籩如再醮而又有豚俎焉三加彌尊故三醮禮彌盛也齊肺則
離肺也殺牲而後有肺則齊肺不在如初中故退在下也注云攝

酒如再醮則再醮亦攝之矣者此據經以明再醮之亦攝酒也再醮
不言者省文說已詳前云加俎齊之齊當為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

經有二齊不破如初齊之齊唯破加俎齊之字者以祭先之法祭乃
齊之又不宜有二齊故破加俎之齊為祭也胡氏承拱云鄭讀經文

加俎齊之皆如初為句齊肺為句故既破上齊為祭即云祭俎如初
如祭脯醢則疏當云不破齊肺之齊此乃云不破如初齊之齊轉似

以齊肺與上皆如初連文誤矣今案鄭破上齊為祭即云祭俎如初
如祭脯醢是為祭俎言之其實經云皆如初所包尚廣不止祭俎一

事也上章三醮有乾肉折俎齊之其他如初明折俎不在如初中故
別云其他謂薦脯醢及降洗升酌至祭酒諸儀也此經云皆如初亦

兼薦脯醢及祭脯醢祭酒等事加俎雖與初異而祭之之法亦與初
祭脯醢者同故統言皆以概之賈疏謂三醮用再醮之籩豆再醮不

徹薦唯徹爵而已乃臆說不可從後儒多辨之○又案朱子不取鄭
改字之說謂上章之俎無肺而此章有肺故又特言所齊者肺而不

嫌於復出則此齊字當從本文為是陸氏亦云齊讀
如字齊肺釋上齊之為齊肺也說與鄭異今並存之卒醮取籩脯以

降如初疏正義曰如初謂見母也方氏苞云有加俎而取籩脯者執
以見母濡肉非所宜蔡氏德晉云籩脯籩中之脯取籩脯

見母以別於薦脯也薦脯已齊籩脯未齊今
案必取籩脯者恐其褻爾○以上殺牲而醮

右醮用酒之禮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疏**正義曰自此至直東塾北面言孤子

氏云孤子雖尊於家然未冠不可與成人為禮於外故戒宿賓客則諸父若兄為之惟言父兄戒宿則筮日筮賓為期之事皆將冠者自

主之可知注云父兄諸父諸兄者謂諸伯叔父及諸從兄之屬是也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

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疏**正義曰此

子將冠者也上經云將冠者采衣紛此但言紛而不言采衣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是也然則亦不用錦束髮可知矣迎賓拜

揖讓立于序端謂前主人迎賓西面再拜賓答拜以至三揖至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諸儀此雖將冠者亦一一皆如為子加冠之主

人也敖氏云孤子未冠而於此乃行成人之禮者無父則得伸其尊也諸父若兄不主其事者家無二主也禮于阼楊氏云父在時冠于

東序禮于戶西此則冠于東序禮于東序也今案禮不於戶西客位者以父沒不敢以賓客禮自居故冠在阼禮亦在阼也上經冠子筮

于東序少北張氏惠言云此孤子冠當正在阼階不少北也敖氏謂禮為賓與冠者行禮非是然則有父加冠則將冠者紛而俟于房孤

子則紛而迎賓自為主有父加冠則受禮於室戶西孤子則禮於阼此其異也注云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者親父冠者之父宗兄

則適兄也注意蓋謂庶子父不在而冠則適子可為之主耳言宗者以其承大宗小宗而言是適也昏禮記曰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

鄭義疑本此云古文紛為結詳前云今文禮為醴者或謂宜從古文作禮或謂宜從今文作醴諸說紛紛胡氏承拱云賈疏謂鄭不從今

文者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醴言禮則兼醴醴二法此說是也若昏禮賓入授如初禮謂如納采授鴈之禮聘禮賓拜禮于朝乃拜夫人之

儀禮正義 二 中華書局聚

歸禮又禮玉東帛乘皮乃報彼君之享禮也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皆與醴酒無涉故鄭皆從禮不從醴也

北面于西階上答拜 **疏** 正義曰阼階上西階上各專階也拜言凡者謂醴若醯時拜受啐拜及答拜之類也此孤

子冠賓主皆北面專階而拜異於父在時醴與醯之拜也敖氏云此賓主相拜之正位也禮經釋例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

皆北面案士冠禮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又賓至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亦東面拜士昏禮親迎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特牲饋食禮宿尸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又宿賓

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又視濯視牲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即門外西面之位又云賓及眾賓

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又云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又祭日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主人拜賓如

初此皆大門外之拜士昏記若不親迎主人出門左西面注出內門婿入門東面注入大門奠摯再拜出此內門外之拜是門外之拜皆

東西面也又士冠禮戒賓宿贊冠者士相見禮迎賓鄉飲酒鄉射禮戒賓速賓迎賓聘禮致館公食大夫禮戒賓亦皆門外之拜經不云

東西面者文不具也又送賓及為人使者不答拜而主人門外之拜當亦西面也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

上答拜士昏禮納采賓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又醴賓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又親迎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皆首鄉飲

酒禮拜至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鄉射作答再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又

賓酢主人主人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又云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鄉射無北面二字文不具也又主人酬賓阼階上北

面坐奠觶遂拜又云賓西階上答拜鄉射作北面答拜又主人獻介
介西階上北面拜又云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又云介降席北面坐
卒爵興坐奠爵遂拜鄉射禮旅酬主人阼階上北面拜又云賓主人
之西北面拜送又二人舉觶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鄉飲酒不云
北面文不具也燕禮主人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又主人獻賓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又賓酢主人主人北面拜受
爵又主人酬賓賓降筵北面答拜賓降筵三字大射作西階上聘禮
賓致命公左旋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又賓覲升公北面再拜特
牲饋食禮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有司徹主人授尸几東楹東
北面拜又云尸與侑皆北面答拜又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
東北面奠爵答拜又主人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
拜送爵又尸拜告旨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又尸北面卒爵拜主
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又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
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侑北面于西楹西卒爵拜又尸酢主人主人拜
洗尸北面于西楹西答拜又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
面答拜又主人北面于阼階上卒爵拜又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
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又上賓三獻西楹西北
面拜送爵又主人酬尸東楹東北面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又獻賓
于西階上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
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又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北面答拜又
酌獻侑三獻北面答拜又酌致主人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又尸酢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又二人舉觶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
又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是堂上
之拜皆北面也又士冠禮賓禮冠者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
有司徹尸酢三獻尸升筵南面答拜此皆堂上拜而不北面者辟正
主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升進北面拜又贊醴婦東面拜受贊西

階上北面拜送有司徹主婦獻尸侑及受尸酢皆西面拜致爵于主人則北面拜此則婦人之禮雖堂上拜不皆北面異於男子也釋例

又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案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

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禮畢醴賓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亦于阼階上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鄉飲酒鄉射賓至主人升

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主人獻賓拜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爵崇酒主人

入酬賓先卒觶及受觶送觶皆主人阼階上拜賓西階上拜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歸饗饋及問鄉皆賓主專階有司徹迎尸

迎侑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獻尸送几受几拜洗

受爵送爵告旨卒爵主人受尸酢拜洗受爵卒爵崇酒主人酬尸先卒觶受觶皆主人于東楹東拜尸于西楹西拜東楹東即阼階上也

西楹西即西階上也公食大夫拜至賓雖降階拜辭之始升成拜然亦各拜於其階是禮盛者則專階也鄉飲酒主人獻介受爵送爵卒

爵介酢主人實爵卒爵崇酒皆介於西階上拜主人于介右拜同拜于西階上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即尊者受爵送爵卒爵大夫酢主人

實爵卒爵崇酒亦大夫於西階上拜主人于大夫右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眾賓于西階上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注拜送

爵於眾賓右是亦同在西階上也燕禮大射賓主人皆升自西階主人賓右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獻賓拜洗送爵受爵告旨卒爵賓酢

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爵主人酬賓先卒爵受爵送爵皆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燕禮大射公席于阼階上不與賓行獻酢之禮

別使宰夫為主人故不敢專階而與賓同行禮於西階上也若主人獻公則降自西階于阼階下拜獻鄉獻大夫獻士亦同于西階上拜

有司徹主人獻侑侑于西楹西拜主人于侑右拜是禮不盛者則不
專階也又特牲饋食禮主人獻賓受爵送爵卒爵及酌酢賓皆于西
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祭畢飲酒殺於飲酒正禮故不專階也至若
於有司徹獻長賓略同鄉飲酒獻衆賓之儀故亦同在西階上也若

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疏**正義曰殺

盛氏以此爲孤子冠之變禮是也陳于門外廟門之外也當東塾謂
鼎在東塾之南也考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

上特牲少牢亦云北面北上此但云北面不云北上則止一鼎爾賈
疏以爲三鼎非也○注孤子下敖本有尊字嚴本無校勘記云敖蓋

以意加不可從云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于門外者鄭
意以門外之禮盛上若殺則特豚節不云陳于門外是乃父在之禮

故知孤子無父得申禮盛之也或謂冠而殺牲本爲其子故不陳於
門外孤子自主冠則陳於門外示特殺以盡敬于賓而非爲己說亦

可通賈疏乃謂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案士昏禮
陳三鼎于寢門外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少牢禮陳鼎于廟門之外此

皆私家之禮而陳鼎在外則賈說不足據矣禮經釋例云公食大夫
禮甸入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此陳於門外而南面者也至於士喪

禮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奠既夕禮陳鼎皆門外西面士虞禮陳三鼎
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則又禮之變不可

引以爲據也敖氏云大夫士陳鼎于門外皆北面惟喪奠西面國君
陳鼎南面天子未聞此說得之○李氏云大戴禮曰公冠自爲主迎

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
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會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禩

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冠者謂禮賓也今案大戴禮所
云可證孤子自爲主之禮會子問所云則直可補此經之闕也周氏

儀禮正義 二 九 中華書局聚

學健云已祭而見伯父叔父則知伯叔父不得為冠主明矣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疏**正義

曰上經所云適子無父者冠法也此經所云庶子父在者冠法也氏謂父沒則其禮同於適恐非方氏苞云適兄在而庶弟冠於阼其

義何居觀庶婦之不饋則知庶子不得與適同矣今案遂醮焉者謂冠於房外醮亦於房外也敖氏云若不醮而醮其位亦如之此說甚

是周公制禮以醮為正醮則因其舊俗而行之經因上醮醮並言故隨舉醮言之與言醮於客位者同互文耳非謂庶子冠但得用醮而

不得用醮也賈疏率夏殷謂三代庶子皆同用醮非矣又謂周庶子一醮夏殷庶子三醮更屬支離敖氏云經惟言冠而遂醮略無異

文則是三加三醮皆與上文適子之禮同惟以冠醮在房外為異案敖說是也褚氏云適子有當用醮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

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醮鄭注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醮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醮之皇氏云諸侯大夫

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然則適子用醮庶子用醮之說固不足信矣注云房外謂尊東也者上

經云尊于房戶之閒謂尊在房西室戶東此在房戶之外而南面故知在尊東也云不於阼非代也者下記曰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此

庶子不於阼是非代故也云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記曰醮于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因其成人而尊之此因冠之處醮焉不

於客位是成而不尊也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疏

正義曰敖氏云言於此者見以上冠者之禮同也張氏爾

岐云母不在謂有他故非沒也使人受脯當於後見之褚氏云母沒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賈疏歸寧疾病之訓為正今案不在謂不在闈門之外耳王氏上讓謂母或有外戚之服未除不入廟預嘉事可備一說或以不在為母亡誤甚母亡則當與父沒同掃地而祭矣吳氏疑義云西階下蓋就取脯降處授之不至東壁也

右見母權法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

吾子相親之辭
吾我也子男子

之美稱古**疏**正義曰周公作經先載行禮節次而以諸辭類載於後文某為謀蓋欲其儀節易明也自此至某敢不宿與乃戒賓宿賓之辭又有祝辭醴辭醢辭字辭列後王氏上讓云辭與記異記乃讀經者所附辭則作經時著為定式之文便於士大夫承用亦即經也今案昏禮諸辭俱載記中與此篇異敖氏嘗疑之沈氏彤云案冠禮諸辭即經也昏禮經未及辭故於記補之冠禮經詳昏禮經略故記補其未備未可一例論也○某有子某賈疏云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敖氏云冠禮三加乃惟云布者取其始加而質者言之謙也今案教之謂教以加冠之禮也注云吾子相親之辭者經不直云子而云吾子是親之之辭也云吾我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吾我自稱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賈疏云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也云古文某為謀者胡氏承珠

云案以其代名金滕惟爾玄孫某已然此本無正字皆假借為之說
文某酸果也古書多借此為代名之字謀亦从某聲故古文又作謀

鄭以代名之字書傳相承作某故不從古文耳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

病猶辱也古疏正義曰共事謂供給冠事敖氏云不能共事則冠禮
文病為秉不成故云病吾子注云病猶辱也古文病為秉者

段氏云病不訓辱而可通於辱故曰猶辱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
秉則病之假借字也丙聲秉聲古音同部

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許之辭疏正義曰重有命謂
敢不從許之辭疏正義曰重有命也重訓再

見史記索隱注云敢不從許之辭者敢不從謂不敢不從宿曰某
是許之也李氏云此所謂一辭而許曰禮辭也○以上戒

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文無對今
蒞臨也今

疏正義曰注云蒞臨也者蒞亦作蒞詩采芑方叔蒞止毛傳蒞臨也
云今文無對者胡氏承珙云案上文戒賓賓辭及賓許皆有對此

宿賓亦當有對故不從今文○以上宿

右戒賓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也元吉皆善疏正義曰前始加冠時云
也元首也進容乃祝此令月吉日

以下即始加之祝辭也再加三加不言祝省文○注首也首通典作
長云令吉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令善也說文吉善也云元首也

者左傳僖三十三年晉先軫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子孟子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是元為首也上經云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

故知加元服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爾女也。既冠為成德，祺祥。

也。介景皆大也。因冠而戒，且勸之女。疏正義曰：壽考惟祺，惟集釋作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疏維○朱子云：順古與慎通用。

張氏爾岐云：幼志，幼年戲弄之志也。棄，禁絕之也。順，成德安養其成人之德也。今案幼志，即左傳所謂童心棄，謂除去也。注云：爾女也。

者，女與汝通。表記靖共，爾位。鄭注：爾汝也。云既冠為成德者，既冠責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皆成人之德也。云祺祥也。

者，爾雅釋言：文云介景皆大也。者，介與景皆訓大。見爾雅釋詁。詩小

明介爾景福。毛傳：介景皆大也。云因冠而戒者，棄爾幼志是戒也。云

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者，祝以有是德，即有是福是勸之也。李氏云：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

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張氏云：服蒲北反，福筆勸反，與德叶。再加曰吉

月令辰乃申爾服。辰子丑也。疏正義曰：古謂吉月為月朔，此云吉月申重也。疏令辰謂月辰皆善耳，與上令月吉日

互言以成文，無異義也。注云：辰子丑也。者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閏而楚克其三都，孔疏從甲至癸為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辰，故周禮

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然則自子至亥皆為辰。此注云子丑者，隨舉以示人也。云申重也者，爾

雅釋詁文：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遐也。遠也。疏無窮古文眉作麋。

正義曰：敖氏云：淑，善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者，張氏爾岐云：敬爾威儀，正其外也。淑慎爾德，謹其內也。內外夾持，順成德

者當如是。注云：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者，惠氏棟云：詩絜桑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禮記引此詩，遐作瑕，鄭注：瑕之言胡也。遐，胡互訓。

古音通互詳少牢禮胡壽保建家室下云古文眉作麋者惠氏云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愀然揚麋盧注麋一作眉荀子非相云伊尹之狀

面無須麋楊注麋與眉同漢書皆以麋為眉蓋古字簡三加曰以歲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今案眉正字麋借字故鄭從今文

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疏**正義曰注

三服加毛本誤作如云正猶善也者上注云令吉皆善也此正亦是善故云猶善士喪禮決用正王棘注云正善也是正有善義云咸

皆也者爾雅釋詁文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厥正義曰此注嚴徐集釋通解俱有集釋其下有也字他本脫

此云兄弟具在下醮辭云兄弟具來見觀瞻攸繫也敖氏云厥指兄弟能成兄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張氏爾岐云兄弟具在成此

冠禮是成其德也今案成德當指冠黃者無疆受天之慶黃黃髮也者言張說是也注云厥其者詳前

皆壽徵正義曰慶賜也○注嚴本作凍梨監本梨作黎盧氏文昭也疆章羣書拾補云凍作凍譌梨黎可通或作犁譌云黃黃髮

也者凍梨也者詩行葦序云外尊事黃者鄭箋同云皆壽徵也者爾雅釋詁曰黃髮鬢齒給背者老壽也詩行葦疏引舍人曰黃髮老人

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似舍人說是者說文云老人面凍梨若垢詩疏引孫炎曰者面凍梨色如浮垢也是皆為壽徵也

云疆竟者詩七月萬壽無疆毛傳疆竟也○張氏爾岐云首三句為一聯服叶德慶叶疆音羌正令二句又自相叶

右加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疏**正義曰此醴辭謂冠

氏云醴言厚見其未疎注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

忘休美也不忘疏正義曰拜受祭之謂拜受饗祭脯醢祭醴也此教

易凝命之旨相類天人之理徵見於此○注休美也三字今本脫嚴

徐集釋通解敖氏俱有云休美也者釋詁文云不忘長有令名者

右醴辭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古辭正義曰此不醴而醴者之

誠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文亶為瘳者段氏云古文用假借字瘳勞

也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

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正義曰注格至也集釋至作致嚴本及

今文格為嘏凡醴者不祝疏各本俱作至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

為友者爾雅釋訓文云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者皆釋詁文云保安

也者詩南山有臺保艾爾後毛傳保安也云行此乃能保之者張氏

爾岐云孝友時格孝友極其至也教以盡孝友之道乃可長保之也

從今文少牢禮以嘏于主人注古文嘏為格彼是福慶之辭字當作

案假亦與嘏通宜之于嘏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文字亦指嘏言也敖繼公訓格為感格尤誤謹案從今文作嘏則之字較有著落

似勝鄭說云凡醮者不祝者李氏云醮者於醮乃有辭冠時不祝楊氏云三加三醮既有醮辭則不用祝辭也張氏云醮者不祝謂用酒

以醮者每加冠畢但用醮辭其方加冠時不用祝辭也詳醮辭始加元服等句與祝辭相類兼用之則復矣賈以為醮庶子不用祝辭錯

會注意今案諸說是也敖氏謂醮者亦祝則豈始加元服等句既用於加冠時又用於醮乎必不然矣王氏士讓褚氏寅亮已辨之○李

氏云來古音力之再醮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滑清也伊惟也疏正義曰敖反案與時之叶

脯者欲協音耳亦舉其所上言之也凡一籩一豆則先脯後醴注云滑清也者說文滑昔酒也詩鳧鷖爾酒既滑箋云滑酒之滑者也

是滑不訓清但昔之滑之則酒清故此注直云滑乃申爾服禮儀有清也云伊惟也者爾雅釋詁云伊維也惟與維通

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也祜福也疏正義曰注云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

豆有楚旨美也楚陳列之貌疏正義曰醮辭三章皆從旨酒說起明其不用醴也注云旨美也者說文同云楚陳列之貌者

詩賓之初筵籩豆有楚毛傳楚列貌與此義同案籩豆每醮皆更設之賈謂三醮用再醮之籩豆非也辨見前咸加爾服肴

升折俎肴升折俎亦謂豚疏正義曰注云肴升折俎亦謂豚者敖氏云肴謂乾肉若豚也今案上文不殺而醮者敖氏云肴謂

殺而醮云加俎膾之是二者皆有俎鄭恐人疑此肴升折俎專指不殺者言之故云亦謂豚謂兼若殺在內蓋不殺與殺均用此醮辭也

或謂此醮辭與三百篇文句多相似乃後人襲詩辭為之非周公作經之舊不知周公因舊俗而制醮禮自當有其辭安知非後之作詩

者襲取禮經而用之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首章言孝友本也次章言禮儀有本而後

右醮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昭明也禮儀既備謂三加已畢也**疏**正義曰此賓直西序

昭明也者說文昭日明也是昭有明義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爰於也

髦俊也**疏**正義曰此孔嘉之字實髦士所宜也攸所也**疏**文云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皆爾雅釋言文○李氏云嘉

古音姬與宜字叶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于猶為

也宜之是為大矣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疏**正義

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疏**曰通典仲上有伯字集釋唯作惟案自字辭曰至此經注分節悉依

嚴本其徐本鍾本集釋楊氏並與嚴同今本以字辭至孔嘉為一節

髦士至于假為一節永受至所當為一節注亦隨經而分與古本異

校勘記云案備與字為一韻嘉與宜為一韻假與甫為一韻此鄭氏

分節之意也通解誤讀古韻割裂經注今本依之非矣注云于猶

為也謂于與為同義詳聘禮記賄在聘于賄下云假大也者爾雅釋

詁文云宜之是為大矣者鄭訓于為為訓假為大故言宜之為大矣

朱子云假恐與假同福也注說非是經義述聞據藝文類聚禮部下

通典禮十六並引作宜之於假亦謂假大福也詳前醮辭孝友時格

下云伯仲叔季長幼之稱者如論語周有八士以伯仲叔季分別長

儀禮正義 一

幼之女是也此仲叔季唯其所當七字非字辭乃作經者於辭外申言之謂辭稱伯某甫者特舉伯為例其實伯仲叔季當隨長幼異稱李氏云唯其所當者當其次則稱之今案如次仲則稱仲某甫次叔則稱叔某甫次季則稱季某甫也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賈疏謂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朱子曰案檀弓孔疏云人年二十冠而加字如曰伯某甫者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與此賈疏不同疑孔說是云甫是丈夫之美稱者說文甫男子美稱也鄭氏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是也云孔子為尼甫者見左傳哀十六年云周大夫有嘉甫者嘉亦作家見左傳桓十五年云宋大夫有孔甫者見左傳桓二年云是其類者舉以證經某甫之稱也云甫字或作父者段氏云此古同音通用春秋經孔父家父檀弓尼父字皆作父是也胡氏承瑛云鄭君注禮凡不言古今文言或作或為者蓋當時又別有本存之所以通俗又下記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為父今文為斧士相見禮若父則游目注今文父為甫者段氏云斧與父甫同音故今文假斧為甫胡氏云此又假借中之假借也至士相見禮之父今文又借甫為之此雖於義易明然不如各仍其正字故皆疊而不用今案某甫鄭多釋為且字詳士喪禮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下顧氏炎武云備與字一韻嘉與宜一韻假與甫一韻古人文字錯綜不必二句一韻也案前引校勘記所云即本顧說臧氏庸謂字辭終於永受保之自曰伯某甫以下十一字皆為記者之言恐非

右字辭

履夏用葛玄端黑履青絢縹純博寸
履者順裳色玄端黑履以玄裳為正也絢之言拘也以為

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縹縫中
疏正義曰此以下言三服之履也
純也純緣也三者皆青博廣也
左氏暄云周禮屨人注釋下曰

履複下曰鳥古今注以木置履下
乾腊不畏泥溼故曰鳥以是知履
鳥履之異名也但有禪下復下用木之異耳今案屨與鳥異而履為

通名說文云履足所依也又云履履也韻會云鳥履也是屨鳥皆可
稱履矣經不敘屨於三服後者一以屨賤宜別言之一以屨制繁若

並言之恐失輕重之義故退在篇末也經言夏用葛則冬用皮可知
故下經又言冬皮履可也賈氏謂春則從冬秋則從夏張氏爾岐謂

春秋熱則從夏寒則從冬張說較勝葛屨見詩亦見周禮屨人據鄭
注屨人謂天子諸侯吉事皆鳥其餘惟服冕衣翟著鳥耳然則士無

冕亦無鳥矣此玄端黑履初加緹布冠時所用之履也○注屨者順
裳色敖無者字巖本及各本俱有云屨者順裳色者謂屨與裳同

色猶之衣與冠同色也云玄端黑履以玄裳為正也者玄端有玄裳
黃裳雜裳之不同而用黑履者以其黑與玄同色故云以玄裳為

正也云納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者士喪禮襲時
乃屨綦結于附連納注云納履飾如刀衣鼻在履頭上周禮屨人鄭

注納謂之拘著鳥履之頭以為行戒然則納者屨飾在履頭上其狀
如漢時刀衣鼻有孔得穿繫於中其義則取於拘拘止足以為行戒

也若無納則謂之鞞屨見周禮鞞鞞氏注云縹縫中紉也者屨人注
同案禮記雜記紉以五采注紉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是紉即條謂

屨牙底相接之縫中綴條以為飾也云純緣也者屨人注亦同謂屨
口緣邊也云三者皆青者以經三云青納縹純明是納縹純三者皆用

青色也此及下白屨皆以繡次為飾
素積白屨以魁拊之緇納縹純

也云博廣也者謂緣之廣一寸也
純博寸魁蜃蛤**疏**正義曰拊宋本釋文從手旁也嚴徐作者敖氏作拊注者疏之集釋及今本作也○此素積白屨再加皮弁時

所用之屨也素積素裳而白屨亦順裳色也絢纁純皆緇縹亦黑色也注云魁蜃蛤者周禮掌蜃曰祭祀共蜃器之蜃鄭注飾祭器之

屬也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又曰共白盛之蜃鄭注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考工記慌氏注鄭司農引此

經亦云魁蛤也段氏以爾雅釋魚魁陸解之案郭注引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則魁陸為此經的解萬氏斯大謂魁以木為之今俗制屨者

之模範乃謬說也云附注者段氏云周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故書附為附杜子春云當為附然則此經附之亦當為附之也古

附付附三字通用注者周禮瘍醫注爵弁纁屨黑絢純純博寸爵云注謂附著藥則此亦謂附著之也

屨以黑為飾爵弁疏正義曰此爵弁纁屨三加爵弁時所用之屨也尊其屨飾以纁文疏爵弁纁裳而纁屨亦順裳色也不言纁裳者賈

氏謂嫌與六冕同玄衣纁裳故不以衣裳而以首服見屨是也注云爵弁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纁次者案考工記曰畫纁之

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注

此言畫纁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纁以為衣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纁鄭注

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又鄭注屨人云凡鳥之飾如纁之次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賈疏謂對方為纁次比方為繡次案對方者謂青

與白赤與黑玄與黃也比方者謂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也上黑屨以青為飾白屨以緇為飾如繡次則纁屨當以白為飾而乃

以黑為飾者尊爵弁故飾屨如加纁次與鳥同也○朱子云三屨經不言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即

得並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敖氏云此屨先卑而後尊以三加之次言之也三屨陳之蓋在

其裳之西盛氏云朱子謂屨在裳南者據經服北上言也敖氏謂在裳西者據經服東領言也蓋服既東領則裳與帶鞞以次而西屨當在其末敖冬皮屨可也疏正義曰敖氏云皮屨不見其色不屨總屨說近是與飾同於上可知案餘已詳上不屨總屨

總屨喪屨也縹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屨之屨著屨之稱也然則不屨不灰治曰縹疏即謂不著矣注云縹屨喪屨也者李氏云喪服

有縹衰知縹屨喪屨也會子問曰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

喪可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今案據會子問有因喪而冠之禮因喪而冠可用喪屨此經所云乃平常冠法則不得用喪屨也然考喪服總衰不用總屨他亦無用總

屨者則總屨喪屨之說似有難明惟敖氏云總乃布之疏者以之爲屨則輕涼也言此者嫌夏時冠或得用之總非吉布而冠則嘉禮之

重者是以不宜屨此屨也此說得之云縹不灰治曰縹者賈疏云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總衰四升半不灰治可知餘詳喪服總

衰傳下

右屨

記冠義疏正義曰賈疏云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熊氏朋來云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

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二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

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記必出孔子之

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並其
記亦作傳焉張氏爾岐云此記已有孔子曰當在孔子後不知定誰
所錄冠義又記中小目餘篇不復言某義者或欲舉一例餘也又戴
記亦有冠義又後儒所為故與此異也盛氏云凡為記者有三有記
經所未備者周公之徒為之與經並行者也記禮之變異則非周之盛
時之書矣其在春秋之際乎至於各記所聞者則七十子後學所記
也今案諸家發明記義各有所見故並錄之又盛氏謂此篇之經至
歸賓俎而止矣自若不醮則醮用酒以下皆記也以昏禮較之此若
不醮及下文若殺猶昏禮記若不親迎也若孤子若庶子及冠者母
不在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屢制一節亦似昏禮記摯不
用死腊必用鮮之類皆記經所未備至諸辭則昏禮俱屬記內尤為
明證案此經古本相傳已久未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
可據易而其說則可存參云

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做之可也大古唐虞以上綉纓飾未之聞大古質蓋

亦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疏正義曰大古嚴本作大注同集釋亦

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作大今本大作太盧氏詳校從大注

大古質蓋亦無飾毛本無蓋亦二字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有

白布冠者毛本冠下無者字嚴徐俱有○此以下至末與郊特牲所

引冠義悉同唯字句小異耳彼文作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多一之字
冠禮二加先加緇布冠故以為始冠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此
釋緇布冠所由來也郊特牲疏云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
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彼注云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也其緇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此引孔子之言以明有緇之非也郊特牲疏云
玉藻緇布冠續緇則緇布冠有緇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

緇布冠無綉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綉也今案皇說蓋本玉藻注然孔子云未聞是緇布冠古未有加綉之事玉藻所云論者多以爲非古制則諸侯亦不得有綉矣冠而敝之可也此亦孔子之言緇布冠冠訖不復用故可敝棄之也聶氏云自士以上冠訖不復著然庶人猶常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案毛傳云緇撮緇布冠也郊特牲注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又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注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與郊特牲注義同自諸侯下達謂自諸侯至士皆用緇布冠也不言天子者以天子始冠用玄冠也江氏永云後世之玄冠用緇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未明言玄冠用緇則可敝之義不明當補注云太古唐虞以上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知太古在三王前故云唐虞以上郊特牲注亦云唐虞以上曰太古也云綉纓飾者陳氏奐云內則冠綉纓鄭注綉纓之飾也孔疏結纓纓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綉據此孔疏則纓纓一物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疑綉者別爲絲組既結纓乃著於纓之兩端玉藻疏云惟續綉爲異其青組纓與士同是孔亦以綉纓爲二物矣又玄冠紫綉注云綉當用續諸侯玄冠丹組纓而綉當用續則鄭亦以纓綉爲二也云未之聞大古質蓋亦無飾者雜記曰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裝裝與綉同鄭注不綉質無飾也是也云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緇布冠古之齊冠重之故始冠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也云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者大古唯服白布冠後制毋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喪冠也郊特牲注亦云大白卽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

右記用緇布冠之義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

醮夏殷之禮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

敬之成其疏正義曰嚴徐集釋俱有此注在加有成也下楊氏有醮為人也疏夏殷至於客位十五字今本並脫又注阼下則字集釋

作階非○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案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敖氏云著明也明其代父也禮記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

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案適子醮於客位醮亦於客位記不言醮而

言醮者欲見醮與醴雖殊而於客位則同以別於庶子也此注極明析注云醮夏殷之禮者此賈疏所本然朱子已辨之矣未可從蓋

醴質而醮文三代之禮每由質而趨於文未有由文而趨於質也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者謂一加則一醮也此專主醮禮言之不

若禮記注之包括云所以尊敬之成其為人也者郊特牲注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二注解有成義異

亦禮記注為長敖氏云加猶尚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姜氏兆錫云加嘉同

適子冠於阼醴於戶西醮用酒亦如之凡以嘉之也今案此數說不解加為加冠甚是否則與下三加彌尊句複矣

右記重適子之義

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疏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疏正義曰嚴徐集釋俱有此注楊氏有

諭其志者二句今本並脫○郊特牲諭作喻義同注云彌猶益也者彌與益殊而義可通於益故云猶益呂覽高注亦云彌猶益也云

冠服後加益尊者謂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皮弁尊於緇布冠三加爵弁爵弁又尊於皮弁是益尊也云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者張

氏爾岐云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今

文無**疏**正義曰注故敬之也今文無之下五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

名之既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益文也云故敬之也者張氏爾岐云

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云今文無之

者案郊特牲作冠而字之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從古文○禮記冠

右記三加及冠字之義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猶安也言所以安

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今文為斧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

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

正義曰毋追唐石經嚴本閩監宋本釋文俱作毋今本釋文徐陳俱

作毋注同校勘記云案古人書毋毋不甚有別故釋文遇毋字必有

音曲禮音義曰毋字與父毋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

作無音非也可見二字蒙溷已久凡可以意會者今不盡校也注首

或謂委貌為玄冠嚴徐集釋俱無此七字通解及今本有金氏曰追

云此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參取兩注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

之成人之道也與此大同而文

有詳略蓋記禮者傳聞之異耳

正容貌章明也殷質

疏

音曲禮音義曰毋字與父毋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

作無音非也可見二字蒙溷已久凡可以意會者今不盡校也注首

或謂委貌為玄冠嚴徐集釋俱無此七字通解及今本有金氏曰追

云此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參取兩注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

耳甫或為父葛本為作謂猶堆也陸氏云堆本或作堆同皆所常服

嚴本無常字○江氏筠云委貌三句是據經緇布冠而推言之周弁

殷尋夏收據爵弁而言退皮弁在下者以上二者三代異制異名皮

弁則無異故也今案江說本郊特牲疏張氏爾岐謂此因冠畢易服

玄冠故記之蓋重古始冠服緇布冠其後即服玄冠二說皆通前筮

日主人玄冠注玄冠委貌也玉藻注同續漢書輿服志注云石渠論

儀禮正義

一

七

中華書局聚

聚

聚

聚

聚

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是鄭所本矣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者鄭訓委為安而又申言安正容貌以明冠名委貌之

義也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玄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云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者鄭注書堯典平章百姓

亦訓章為明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故以表明丈夫解冠名章甫之義也云甫或為父今文作斧者詳前伯某甫下江氏永云公西華

言端章甫猶云端委孔子言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魯人歌袞衣章甫爰得我所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也云毋發聲也者史

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云毋發聲語助又釋名作牟追廣雅作無追毋牟無三字聲同云追猶堆也者惠氏棟云案追古堆字枚乘七發

曰踰岸出追李善曰追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說文云自小阜也徐鉉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戴延之謂之風堆案此與釋文堆本

作堆合云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者以委貌章甫皆言其義此追與堆同是言其形也云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者郊特牲注云常所服

以行道之冠也孔疏行道謂養老燕斂燕居之服敖氏訓道為制恐非云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者謂其制或異或同未聞也鄭在漢時既

未之聞則後世如三禮圖等書所云三冠制相似皆漆布殼以緇縫其上蓋有難於徵信者矣周弁殷冔夏收

槃槃大也言所以自炎大也冔名出於撫撫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疏正義曰白

之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詩文王曰常服黼冔毛傳冔殷冠也五經文字云冔字林作冔經典相承隸省作冔史記五帝紀云帝堯

黃收純衣或謂收以持笄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似冔收即冕矣然此記與弁連言冠禮三加

爵弁不加冕則二者當與弁同也江氏筠云凡經專言弁者類皆指爵弁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下云士弁而親迎是也

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尋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尋收二者周制以弁劍之如殷士裸將服尋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尋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今案說文弁冕屬也夏曰收殷曰尋周曰弁尋收同類矣○注齋所服而祭也嚴徐集釋俱無此六字通解及今本有盧氏文詔云郊特牲疏全引此兩節注文而無或謂委貌爲玄冠及齋所服而祭也兩句尤可證其制之異亦未聞嚴徐集釋俱有亦字今本無異葛本誤作畢異下敖氏有同亦二字盧氏云郊特牲疏引此注有亦字當補正今案王制疏引亦有亦字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尋名出於懔懔覆也者古音弁與槃尋與懔相近故取聲近之字解之云收言所以收斂髮也者即就字之本義解之也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變疏正義曰積解已詳前郊特牲注云所不易於先代孔疏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亦據此注質不變申之說苑云皮弁素積百王不易

右記二代冠之同異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據時

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

時改取有疏正義曰自此至德之殺也皆推明士冠禮可以上達之昏禮是也故此節特言大夫無冠禮也有昏禮帶說古者二句乃

申明大夫無冠禮之由下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云古謂殷此云古據注則謂周初時也○注或時改取毛本取作娶嚴徐集釋通解

敖氏俱作取云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時謂周未作記之時未冠而命爲大夫其冠亦從乎士而已大夫不宜有冠禮故非之云

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者此正明古者必五十而后爵也云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

重官人也者周公制禮五十始命為大夫服官政此注正明冠必二十爵必五十之義也云大夫或時改取有昏禮是也者三十而取五

十而為大夫則大夫不宜有昏禮然或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

也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

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疏正義曰

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殺其君也郊特牲

云諸侯之有冠禮公作諸無也字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

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未始作非古也據注訓造為作則未字當一讀

近徐師會解郊特牲云未造猶言未世則二字連讀盛氏云夏之未

造也句法與檀弓魯禮之未失也相似當於末字一讀徐說非盛氏

又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

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

諸侯冠禮始於夏未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

世乎郊特牲孔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

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案此臆說也家語

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也足徵其所

自起矣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

天子擬焉今案天子諸侯之冠詳家語並錄其文備考家語冠頌郊

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

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

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

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

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
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己人君無所殊也懿
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
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
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
近於民遠於年畜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
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
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體也則如士饗
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
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
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
饗食賓也皆同○注五十乃命也五徐本作吾誤篡殺所由生釋文
作殺云本又作弑亦作試嚴徐陳本通解亦俱作殺下同以殺其君
也毛本也作者嚴徐集釋俱作也云造作也者謂作此禮也郊特
牲注云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卽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
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弑乃更卽位則爵命之以正
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與此注略同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
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冠
坊記者證篡弑之事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
禮是王亦與鄭同矣引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
世子也無生而疏正義曰郊特牲無猶字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明天
貴皆由下升疏子之元子與士同故冠用士禮也褚氏云上旣言
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
尚然況等而下之乎注云元子世子也者元者長也鄭必解爲世

子者明其有繼體之尊也云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者郊特牲注云明
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惠氏棟云此說與易合乾初為元士彖傳

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皆由下升也今案白虎通云王者太子亦稱繼
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注說所本矣繼

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為子孫能法先**疏**正義曰此下二節又
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覆解諸侯大夫所以

無冠禮之意張氏爾岐云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實以其象
賢乃立之天子元子亦以象賢乃享天位均非生而貴者也故其冠

皆用士禮也注云象法也者象與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
像同象賢二字亦見書微子之命篇德大者爵

以大官德小疏正義曰官與爵有殊王制論定死後官之任官然後
者爵以小官疏爵之是也張氏云凡以官位爵人皆以德為等殺爵

以待有德安得有生而貴者乎注云殺猶衰也者惠氏棟云衰猶
差也荀子云相地而衰政注衰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為衰分然則

殺謂德有等差故鄭又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也或
解殺為隆殺之殺謂後世擇人任官不及上世民各推其賢者奉之

以此為德之殺恐非盛氏云朱子解自繼世以立諸侯以下別為
一義以其為錯簡也竊疑此與郊特牲文同不應兩處皆屬錯簡沈

氏彤云先儒疑為錯簡非也去此三
節則義不明備今案盛沈之說似是

右記大夫以上冠皆用士禮之義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
生不為爵死不為謚周制以士為

爵死猶不為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疏正義曰謚今本作謚唐石
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疏經嚴本俱作謚盧氏文昭

云謚說文本作謚今並當作謚○沈氏彤云此因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而類及之今案沈說是也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謚法至周始備然士死猶不為謚其有謚則起於後世故記之以明今古之變耳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者以記云今也明是作記者據其時而言故知今謂周衰作記之時也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謚者郊特牲注云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是士無爵無謚矣白虎通云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又云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為士至五十爵為大夫故知士不為爵也云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謚耳下大夫也者周禮小宗伯曰賜卿大夫士爵則償孟子言周室班爵祿而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周固以士為爵矣又大史曰小喪賜謚鄭注小喪卿大夫也言卿大夫而不及士又白虎通云卿大夫老歸死者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亦不言及士則士死不為謚明矣是下於大夫也云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者言非禮也云謚之自魯莊公始也者禮記檀弓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下國為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王氏士讓云鄭注引魯莊公誅縣賁之事似未確蓋謚與誅有辨誅者不必皆謚故哀公誅孔子但稱尼父仍字之而不謚汪氏肇隆云周制下大夫士皆無謚是以孔子為下大夫有誅無謚魯莊公誅縣賁父是誅也非謚也誅與謚不同鄭誤以誅為謚今案周禮大祝注云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與易名之典異也○此記所引冠義之文自始至末詞義高古實勝禮記冠義篇蓋不知誰人所作要必孔子之徒為之是以傳習者

多儀禮作記者錄其文以爲士冠之記而戴記又取以入郊特牲篇也不然何以二者無異辭乎

右記士爵謚今古之異

儀禮正義二